



蕉風月刊 三—〇期



BULANAN CHAO FOON 310 DISEMBER 1978 KDN 0119/78 ISSN 0126-6608 \$1.00 SENASKAH



310期 ●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號

蕉風月刊

BULANAN CHAO FOON

KDN 0119/78 ISSN 0126-6608

Diterbitkan oleh: Bulanan Cha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Disunting oleh: Bahagian Penyunting, Bulanan Cha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Dicetak oleh: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Ajen Penjual: Union Book Co. Ltd., No. 303,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Tal: 323733
Malaya Book Co., No. 22-24, Jalan Bukit Bintang, Kuala Lumpur. Tal: 425764
Ipoh Book Co., No. 75, Market Street, Ipoh, Perak. Tal: 46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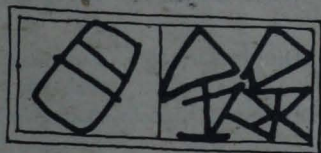
\$1.00 senaskah 定價一元

風向

●封面：丘易禾油畫作品



310 期



欄

「開罪別人，不討好自己」
 文壇土霸
 出書！出書！
 6 5 4
 可方霹
 歌凌靈
 峯火

論述

慘痛後的堅定「文史叢談」
 輕描集
 答友人書「閒思錄」
 24 16 11 8
 黃鄭梅邁
 潤百淑
 岳年貞克

電影

陶詩「停雲」的情意分析
 陶詩「形影神」與佛氏心理分析
 35 26
 毅毅
 民民

散文

淺涉伊力·卡山
 49
 公羽介

小說

遙遠的延綿 舞獅 46
破貝箋 藍葉 嘯
椒林裏 謝藍 嘯
夢羔子 清薇 嘯

翻譯

致智弟書 掠影 65 59
寧牧兒 朱牛人

詩

迷宮 93 82 72 55
我所遺棄的城市 疑雲譯
新作家行列「馬來文學講座之七」 陳鴻洲譯
蔣海澄（艾青）「中國現代作家傳略之六」 郭書遠譯

其他

簡體字 梅淑貞 100 98
長成 洪翔美 100
青色的蜘蛛 張愛倫 102

小黑小說集：『黑』序

致老爺子書 溫任平 106 104
小黑

專訪

張瑞星：訪梁紀元談文學評論與文學獎 大竹記錄 109

風箋 編輯室 115
風聲 編輯室 117
風訊 編輯室 118



霹靂火

文壇土霸

昔日年正方剛，一時腦門充血，不知如何竟撞入文藝之門。剎時頓覺七竅全開，蓮花自足尖升起，心花之不怒放亦幾難矣。無他也，乃感到擠身文壇，高人一等焉。因而高踞雲端，俯視地上，芸芸衆生如蟻矣。握筆疾書，時間竟自筆尖飛逝如火箭。轉眼烏頭變白，直背成駝。魚紋上眼後，始大澈大悟：文壇者，絕大部份是混潭也。

蓋文壇中，千奇百怪，臥虎藏龍。若沒有孫行者之金晶火眼，實難看出誰個是妖誰個是魔。吾友（基於人道立場，姑隱其名）不明其理，見人說人話，見鬼還是說人話，結果弄得一身螞蟻，真是苦不堪言。

蓋文壇中，紅花會者有之，清朝鷹犬者有之，一〇八好漢有之，虛無飄渺者亦有之。而最令人咬破假牙者，乃是一些文壇土霸。這類土霸來頭有大有小，大者如操生殺之權之編輯，小者如寫芝麻綠豆文章之作者。不管是文壇大土霸也好，文壇小土霸也好，你總不能動（評）他一下。

有此類土霸存在。文壇能不烏煙瘴氣都幾難矣。尤其是土霸編輯，最殺人不見血。一切內幕，除他及那個慘遭修理的作者外，窗外那些成千上萬的讀者都「蒙查查」不知其情也。事因這些人手操生殺大權。又如上帝一時失察，給他們安了顆「不知公正、平等是甚麼的心」，事情更一發不可收拾了。遇上這種人，甚麼第一流的稿件交給他，都沒用。因他的採稿立場是不識者不用，知名度不高者不用，觸及社會癥結者不用（另一方面，又虛偽的向作者說：你們要反映現實呀！

），現代派不用（或偶爾良心發現，用之以塞版位之空白）。不幸你若掉了眼鏡，在他的版位和其他江湖好漢打起筆戰，更會痛不欲生。他偏偏袒你的對手，你的文章會被刪西改得失去原意。更甚的是他將你的文章，雙手捧上交給你的對手看，然後恭候你的對手的反駁文字寫好，一齊刊出，那才要了你的老命！

要鑑別惡霸型文人亦不難，祇須揀他的一篇作品，加以分析，有褒有貶，看他的反應。若有回覆，如文句敦厚，態度還中肯，文中十句有八句人話二句鳥話者，還算是個有器量的文客，你得向他敬禮。若回覆文字，如裝了枚七十二噸「ZZ」炸彈似的，其態度像張飛般吹鬚睜目，口口聲聲說他知道他在做甚麼，寫甚麼，而你是坐在井中的青蛙，此類吼吼然之動物，實土惡霸也。

方凌峯

「開罪別人，不討好自己」

文學批評真的是「開罪別人，不討好自己」的苦差，向來小說家、散文家、或詩人「們」都在「批評」這塊明鏡上蒙遮一層花花綠綠的彩布，不願或不敢面對鏡中映現的「真相」。

許多「無足觀矣」的文人狹窄的心胸祇能接納別人好話連篇的捧場文字，一旦真正被批評，或批評者說了不中聽的逆耳話，他們便要「怒髮衝冠」的寫起「反批評」來。被評的人當然有爲他的大作辯護的權利，「以正視聽」或「向讀者交代」一番；但往往在這種「反批評」的背後，我們看到的，卻是「反批評者」獨裁的、排除異己的、

不容非議的閉塞觀念，這才是令我們感到悲哀失望的。而令人更齒冷的是，有些反批評者竟自甘淪為文丑文丐之流，一旦被刺到痛腳，便以阿Q的優越感把對方看作瘋狗亂吠亂咬。人性之醜惡，此為一例。

至於一些等而下之的文人，先把批評者苦口婆心的批評誤解為惡意抨擊，後來更大作人身攻擊，亂套帽子，亂發冷箭，毫無風度可言，態度之惡劣，使人不禁要懷疑，這樣無格的文字，是否出自被批評的小說作者（或散文作者，或詩人）之手。而這種惱羞成怒的嘴臉，令人難過之外，難免要嗚呼哀哉的反省：寫文章寫到這種地步，還有甚麼意思？

也許每個人都有為自己或為自己的作品護衛的本能，但小說家或散文家或詩作者花了那麼多心機寫出來的作品，其優劣本來便是「英雄所見略異」，至於因而產生的批評文字，原作者也不一定接受，卻不必因此認為別人是「不學無術」的「印象派」。文學的目的之一是言志，而「人各有志」，這是無法勉強的。

但，不管讚揚或彈貶，寫文學批評，總難免開罪人，即使討好了別人，也不見得討好自己。當然，真正的文學批評，沒有必要討好自己或任何人，所謂「開罪別人，不討好自己」，僅是有感而發。搞上文學批評，實在不能不引為平生憾事之一，這也算「昨非今是」罷。

出書！出書！

可歌

XX：

你來信提及出書的諸項問題，正說中了我的心事，其實類似的問題，一年前我就跟友人提過了。那時候一些出版社紛紛成立，杖言為推動馬華文學而義務為作者出版書籍，這對作者無疑有著很大的鼓舞作用。這些出版社不以盈利為目的，純為推動文藝而作出貢獻，很令

人肅然起敬，我私自爲馬華文壇慶幸着。於是我們很快就看到了出書的預告，緊接着已在坊間見着了白紙黑字的書。我高高興興的打開書——你知道高興變爲失望是怎樣的一種滋味嗎？把書閣擱，捧在手裏，也許是自己的錯覺呢！我提醒自己。而不久後，同一個出版社已出了好幾種書，別的出版社的叢書也陸續推出——我要告訴你的，幾次經驗後，我已沒有信心去翻閱它了！你知道我讀書一直來都有個習慣，就是喜歡「比較」，而一比較起來，難免有高下，強弱之分。（就閱讀而言，這不是壞事，是不？）令人感嘆的是，上述幾家出版社的叢書，似乎沒甚麼可比較的，在實在量，連可喜的都見不到呢！我這麼說多少帶了點悲哀的味道。出書出書，我們的出版社似乎祇知道出書，而不知着重出「好書」！這又有點令人氣憤，難怪文化沙漠要如此沙漠下去了！相信你會明白我的意思罷！出了很多書，並不表示文壇進步啊！出書十冊而無一冊可讀，不是悲哀是甚麼呢？當然你知道我不是個月亮外國的圓、文章外國的好的傢伙，馬華文壇裏像樣的書還是有的，但實在太少了，我們的一些所謂作者如此不長進，還有甚麼話可說？

祝

筆健

可歌上

七八年四月六日

家毅散文集

不完夏

學報半月刊出版●每冊連郵二元五角

一封信

地下車行得飛快，在夜裏，好似一陣失魂的風。車上乘客的心被拋在身後，沒有趕上來，漸漸地越離越遠，越遠追上的機會越微，再定一定神，已經被遺失。栢克利，雅殊比，麥卡特，十九街，一個又一個的站，一個一個地過去。有一個時期，夜夜這樣回家。有一個時期，從相反的方向，早晨拖着疲倦的身軀，回到空屋裏。想起來了，因為下午你塞過來幾粒在袋裏壓扁了的糖。你還記得，有好吃的，都留了下來。值得嗎？你一定沒有問過自己。剝了紙放進口裏，眼淚流下來，有甚麼辦法呢？像去歐洲時，你站在機場向就要起飛的飛機揮手，帶着優氣，因為不可能看到機上的人，祇是一番心竊，並沒有告訴你，為這一點熱誠，一路哭到羅省。第一次沒有回來過夜，是個暴雨的晚上，直到第二日下午回到去，你祇說「原以為你一早會回來」。你非常失望，可能就在這一刻，你知道再沒有挽回的可能。有甚麼辦法呢，或者你明白。或者並不。但是地下車行得飛快，在夜裏，把乘客的心拋掉了，這一種無奈，這一種唯有笑一笑，唯有眼睜睜看着過了一個站又一個站，你是一定要明白的。



好奇

出去寄信經過一間屋，窗戶半開着，裏面有人在放米朽的唱片，站着聽，是『加里福尼亞』。擡頭望，祇見室內種了一盆盆的植物，似乎有個男人的背影，看不清楚。昨日坐在前面房裏看書，髣髴對面屋傳來最新近的米朽，想知道是那一間，推起玻璃窗探頭出窗外，反而聽不到，祇聽到風聲和路過汽車的馬達聲。也沒有甚麼，不過好奇。

十一月

在十一月太陽使人惆悵，總是想，或者是今年最後一個機會，非常依依不捨。然而這個十一月似乎特別陽光充足，每日下午從前屋的窗爬進來，在地上斜斜劃了個方格。坐在它裏面看書，無比舒服，雖然停留得不久，也不能太貪心罷。逐漸消失了，便又在想，明天不知道還會不會出太陽，還是要等到明年三四月。心平氣和的關係，世界變得很小，同時又很大。

麥加是朝聖者的麥加

有些人喜歡去這個地方，在小島上，因為是聖地，姑且叫它麥加。朝聖者對它有旁人不能理解的感情，信仰有的時候使人覺得自己有專利，信仰有的時候祇不過是沒法子搞通的閉塞，旁人還是不要追究罷。麥加一年四季，春夏秋冬三季還沒有甚麼，夏天睡在榻榻米上，朝聖者熱昏了頭——家鄉也熱，但是是沒有文化的熱，再熱也熱不昏頭——麥加忽然間變了他們的家鄉。的確又是，這樣惹人疼的地方，怎麼能够不認同呢，怎麼可以不同歸呢，連鳥屎也是香的，落在頭上是機緣，是上天對自己的寵幸，必須趕快寫在紙上，以便同道中人分享。所有文字堆在一起便是散文，分成一行一行叫做詩，當然還要看寫的人用的是左手還是右手。

但是在麥加土生土長的人，他們也有他們的麥加，他們也有極力爭取朝聖的機會。英語

說得不好嗎，不要緊，有甚麼要緊呢，祇要有機會去到，住上一年半載，便羽化登仙了，重要的是榮歸時衆人的膜拜，和吐苦水時鄭重註明的子夜於芝加哥，凌晨於奧卡荷馬。他們沒有根，他們苦悶，他們甚至有可能被把他們家鄉當作麥加的朝聖者捧爲所有黃皮膚留學生的妥善代言人，歌功頌德的話最易入耳，漸漸也信了，一方面又實在看不起自己的家鄉，和把自己家鄉當作麥加的人。看看，七十年代末了，居然還穿着六十代的服裝自視超凡脫俗呢，多土。整理一下身上自己以爲跟得上潮流的七十年代最初期，搖搖頭，嘆一口氣，陰陰濕濕笑一笑。沒有人明白他們，但是看見他們油膩的黑頭髮，他們噴着火罵共匪的理直氣壯，任何人都會馬上原諒。祇希望他們下次準備唱流放的歌時，也會原諒自己突如其來的偏頭痛，和馬上得趕赴的一個重要約會。小島上的麥加，我也去過，但是它不是麥加，麥加是朝聖者的麥加。我祇是一個非常中產階級的遊客，附庸風雅學人看看畫，買幾張翻版唱片。是某年冬末，一直下着雨，細細的，鬧市商店櫥窗裏的貨品標着價錢，寫明美金若干，爲識貨者設想得十分週到。麥加的正式公民千方百計要去的麥加，正是我目前住的地方，但是它也不是麥加，麥加是朝聖者的麥加。沒有信仰的人不可能有聖地，沒有信仰的人看見別人在爲自己的朝聖記百般解釋，爲自己聖地被懷疑大表不悅，爲自己聖人不爭氣的作品受到攻擊而臉紅耳赤，祇得怨上天厚彼薄此，沒被賜較發達的神經系統，白白錯失了一場熱鬧。



梅淑貞



詩

詩是很奇妙的東西，在各種體裁的文學作品裏，詩的篇幅總是最短小的，可是短小並不表示它易解，不然的話怎會有「釋詩」這個名詞呢？看完一本磚頭式的小說，我們也許能够大概說出它的好處，或者它的壞處，儘管是非常印象式的批評，到底也是一種批評。可是詩的好處也就是它的壞處。照香菱的口說，便是：「詩的好處，有口裏說不出來的意思，想去卻是逼真的；又似乎無理的，想去竟是有理有情的。」詩的這種「覺得它好而又有口裏說不出來的意思」，造成看詩的經驗，「祇可意會，不能言傳」，即使勉強的「言傳」出來，大概也是根據個人的口味選擇所得，不是甚麼放諸四海皆不變的科學化批評。

據說讀者對文學作品的選擇和他的年齡和心境有關，我想看詩是一個更加顯著的例子。十年前我還是個不折不扣的無詩不看的詩迷，對標榜「現代」的現代詩特別情有獨鍾，不管看得下看不下，不管是多麼難看的詩，都像舉行一種最虔誠的儀式似的，祇差沐浴焚香，像吃苦藥般強迫自己把詩看完。那時不祇是簡簡單單的看詩，而是一個字一個字像找尋螞蟻的蹤跡般找尋每個字的含意，或它的絃外之音（不管有無），所以連那種「天空很希臘」「今

夜很海倫」的詩也去下功夫研究，實在冤枉冤哉。老實說到今天我也不知道「天空」爲甚麼會「很希臘」，那樣寫又有甚麼意思，不過知道與不知已經不重要了，因爲我已完全不看這種或屬於這種範圍的詩。

這種詩實在害人不淺。其害人不淺處有二：（一）讓反對現代詩的人可以更加振振有詞的反對；（二）讓盲目崇拜「一切現代」的無甚選擇能力的初學者見獵心喜，以爲寫詩是這麼容易的，所以也依樣葫蘆一番，造成更多壞詩的湧現。不過在壞詩和壞詩之間，讀者總是有最後的選擇的，那便是選擇「不看」。所以我後來選擇不看的時候多，選擇看的時候少。其實此種選擇也是被迫出來的，如果寫詩的水準和看詩的水準成正比例，誰會輕易把詩放棄不看？既然看詩的人有不看的自由，那寫詩的人也有不寫的自由，這是勉強不得的。不寫的理由可能有很多種，可能工作忙，沒有時間寫；可能是受了打擊，沒有情緒寫；更可能是發覺了詩是無用的東西，變成寫不寫還不是一樣，那就索性完全不寫好了。對於寫詩人的這種不寫的選擇，作爲讀者的我們都應該尊重，或者我們更應該慶幸，寫詩的人沒有在他不願意寫的情況下寫他不愿意寫的詩，造成更多壞詩的出現。留下一片空白，總比留下一個污點好。

我已經好久好久沒有看到英培安的詩，或者是他沒有寫，或者他寫了而我沒有機會看到，不過在幾個月前看到他寫的『悲歌』，卻令我十分震驚。震驚的原因是，『悲歌』果然是悲歌，而英培安也不是從前的英培安了。近年來我看詩已能修練成無動於衷（事實上也無衷可動），而『悲歌』是多年來唯一能令我動心的詩。我想這種詩一定不是作者在他不願意寫的情況下寫出來的，他寫，是因為他有話要說，而他也有把話說得好的信心。所以他寫。

在近年來呈膠着狀的馬華詩壇，沙禽的出現是令人驚喜的。沙禽的詩，大概也是「有口裏說不出來的意思，想去竟是有情有理的」，他的詩的好處，也是「祇可意會，不能言傳」的那種，所給予的感覺是非常微妙的。即使沙禽從此以後不再寫詩，我想我們仍會記得他，記得他寫過這種有聲有色的詩：

而在久遠的守望中

我終因流星的飛逝悟及
亦聲色萬千的靈感更是
朦蔽土地形貌的魔障

(『文字吟』)

或者牠要藉陰暗的爬行

掙脫光和影的明鏡

並以情慾不露的顏容

涉過韶華不守的美景和生息不定的泥濘

(『蛇』)

我們也不會忘記他對文字的敏感，他對意象的準確捕捉：

就在簌簌落葉以微溫覆蓋牠的樹下

就在潺潺流水以微涼滋潤牠的溪邊

(『蛇』)

我從土地跨向虛空

再從虛空同返土地

(『橋』)

他的矛盾語法，他美妙的對比：

我虛無的城在真實的海中陷落

我真實的城在虛無的海中陷落

(『黑色情人』)

他在黯淡的夜裏模糊

正如我們在燦爛的夜裏曝光

(『次要詩人』)

但在堅固的圍牆內的我們如此懼怕他
一如我們懼怕靜止而洶湧的黑暗

(『蛇』)

祇有那些重被髹漆的門牆

讓我聽見了內裏剝落的聲音

(『煙』)

他詩裏流動的韻律，他敏銳的節奏感：

吾不願自困沒有季節的城牆

出去之前早餐回來之後晚餐

默讀日落西山

(『週末』)

是否體會到心物生滅的奧堂

是否明瞭月轉星移的圖象

(『讀書人』)

吾要在風塵裏

看看聽聽

天涯繽紛的構圖

地底流泉的聲音

(『短歌行』)

他的胸懷和境界：

我將放任如大地的溪流

(「獨身主義者」)

我將在你的迷宮裏

斷然打開一道門

遠行在坦蕩的心原上

(「文字吟」)

沙禽詩裏明快的節奏，加上恰當的韻脚，唸起來鏗鏘有聲，所以他大多數的詩都適於朗誦。而且他的詩都不是「熱情擁抱」的那種，而是經過過渡後的清澈的冷靜，所以朗誦起來不會有偷聽別人內心秘密令人不安的感覺。

看了沙禽的「文字吟」後，我就懷疑他是不是已經寫出了他最好的詩。待後來再看了他最近的「蛇」後，我的懷疑便不攻自破，沙禽是可以超越他自己的。從他七年前發表在蕉風的第一首詩「路的變奏」到「蛇」，沙禽都保持了一貫的迷人風格，唯一的差別是他在文字的操縱上越來越得心應手，也越來越成熟。

我們不要做寡恩的讀者，我們應該給特出的詩人應得的掌聲，所以我們應該感謝沙禽，感激他寫了那麼好的聲色俱佳的詩。你可能不同意我的看法，你可能不同意我的解釋，不過那不要緊，因為我是這樣的讀者，所以我看這樣的詩，所以我有這樣的感受。你當然可以有你自己的標準，當然可以有你自己不同的感受。但那又有甚麼要緊，看詩像喝水，是冷暖自知的。所以說詩是奇妙的東西。



鄭百年



慘痛後的堅定

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言。
。草創未就，適會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
極刑而無愠色。——司馬遷·報任安書

作為傳統的讀書人，砥礪品藻，潔身自守，可以說是最起碼的條件；如果在是非不明、善惡難辨之際，不幸遭遇到有虧損大質大節的話，根據儒家傳統的古訓，他必須發揚剛毅的精神，勇敢地犧牲自己的生命，以保全節操。孔子早就說過：「儒有可親而不可劫也，可殺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其居處不淫，其飲食不溇，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其剛毅有如此者。」（語譯——作為一名讀書人，他是可以被情意感動，卻不能被規矩的；他可以被親近，卻不能被逼迫的；他可以被殺戮，卻不可以被侮辱的。他平日起居不奢華，飲食不過份；如果他有所過失，祇可以婉轉地加以暗示，不可以當面數落；他剛毅的作風正是如此。）司馬遷是一位傳統的儒家學者，他熟讀六經，對保全節操這回事，知道得比誰還更清楚。

在司馬遷的腦裏，一名讀書人，即使是無辜的，被有司判罪捉進牢獄，就是一件非常可

恥的事。寫給任安的信裏，他說過：「夫中材之人，事有關於宣豎，莫不傷氣，而況於慷慨之士乎！」（語譯——一名中等才智的人，被涉上刑法的官司，沒有不傷敗他的志氣的，何況是一位慷慨激昂的讀書人！）司馬遷是一名讀書人，而且是一名慷慨激昂的讀書人，他怎麼願意被涉上刑法的事呀！他又說：「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勉勵也；……故士有畫地爲牢，勢不可入；削木爲吏，議不可對，定計於鮮也。」（語譯——古書上說過：「刑罰是不可以加在士大夫的身上的。」這就是說，讀書人的節氣不可不勉勵呀！……所以，對於讀書人來說，即使在地上畫個圈子，把圈子假設爲牢獄，他也絕不可以踏進去。即使削一塊木，把這木塊假設爲獄吏，他也絕不可以有所應對；他必定在刑法還沒明露時，就決定自己的大計。」連畫地爲牢也不可以踏入，連削木爲吏也不可以應對，讀書人的尊嚴是多麼崇高呀！「定計於鮮」，在刑法還沒明露之前，決定自己的大計；決定甚麼「大計」呢？自殺。頭可斷，身可亡，讀書人的尊嚴不可不維持。

然而，命運之神卻偏偏和司馬遷過意不去！

二十多年來專心讀書，從事撰寫史書的工作，使這位空前絕後的大史學家、大文學家養成一派真摯、純潔、坦誠和率直的性格。在他的腦海裏，典掌太史令這職位，除了專心讀書寫作之外，便是以忠貞赤誠之心，專一地事奉皇帝，於是，公元前九十九年，武帝天漢二年，李陵事件發生之際，司馬遷本着書生真摯、坦誠的純潔之心，爲着幫助朝廷撥開烏黑的雲霧，爲着幫助漢武帝挑出一線開朗的歡慰，他率直地把他的見解呈現出來！萬萬料想不到，武帝不讓他把意見說完，就太發龍威，說他譏謗李廣利，並且幫助李陵來遊說朝廷！司馬遷和李陵有甚麼裙帶關係？又有甚麼密約？用得着司馬遷如此捨命來援救？武帝根本不作這些考慮，立刻把這位書生關到牢獄裏去，然後，折磨他，判他最具侮辱性的刑罰。

這個時候的司馬遷，正好是四十七歲，擔任了太史令後的第九年。四十七歲的壯年人，對李陵事件尙如此率直地發言；我們可以看出，他是個多麼真摯、純潔和坦誠的書生呀！而武帝完全不考慮這位書生的赤誠忠貞，竟毫無留情地判給他最具恥辱性的宮刑，對司馬遷來說，是多麼刺痛他的心！多麼貶辱他的自尊！古人不是說過：「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語譯——蒼天沒有偏私，祇親近鍾愛善良的好人。）像司馬遷這麼一位忠貞的好人，爲甚

麼蒼天反而不親近鍾愛他呢？命運之神爲甚麼故意向他開玩笑呢？難道古書、古人的教誨都是欺人的嗎？

當司馬遷用一副血肉的肩膀擔承起李陵整個案件而被判刑時，司馬遷又遭遇到另一件使他萬萬無法相信的事。在任安信中，他說：「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交游莫救視；左右親近，不爲一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爲伍，深幽囹圄之中……」（語譯——我家裏貧窮，即使典當所有的東西，送給衙門官吏，也沒法贖回我的身體，使我免於刑法。我的朋友，沒有一個出來幫助我、營救我，甚至也不看我一眼；我的左右親近，更不幫我講一句話，讓我有機會寬緩刑罰。我的一副血肉的身體，獨自一個人和法官、獄吏爲伍，關在幽深的牢獄之中……）自己家貧，無法贖罪；而平日與他交遊的朋友，非但不爲他想辦法，反而看也不看他一眼；至於幫他在當局面前說一句話的，那更不會有人了！這不是很奇怪的事嗎？不是他所能相信的事嗎？然而，這就是事實，最冷酷無情的事實。

爲了保全自己的大質大節，這個時候的司馬遷，最好是壯烈地引頸自殺！「士可殺，不可辱」，這是讀書人最基本的傳統節氣和操守。司馬遷在這進退維谷之際，的確已經如此地想過：『報任安書』說過：「僕雖怯懦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沉溺縲紲之辱哉！夫臧獲婢妾，猶能引決，況僕之不得已乎！」（語譯——我雖然膽子弱小，想苟且偷生，也頗爲知道堅持和曲就的分際，怎麼會自我沉溺到蒙受坐牢的恥辱呢！像古時臧獲這個婢妾，她都知道甚麼時候就該引頸自殺，何況是我，今天到如此不順意的時刻！）自殺，自殺，這個時刻的司馬遷，多麼想自殺呵！皇上不分皂白，判給他一個宮刑，親朋戚友，不但不幫助他，反且送給他白眼，這是個甚麼世界？讓自殺來雪洗他的冤枉，讓自殺來表示他的清白，也讓自殺來抗議古代聖賢的教誨。

但是，司馬遷並沒有自殺，他讓冤屈侮辱他潔白之身軀，他讓流言污黑他清高的家世；我們看，他在牢獄裏過着甚麼日子，他自供地說：

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幽於圜牆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心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勢也；及以是言不辱者，所謂強顏耳，曷足貴乎！（語譯）現在，我的手足合攏起來，被木套、繩索網住，皮肉任意暴露，隨時受木棒

皮鞭毆打，關在幽暗無光的獄牢裏。在這個時候，看到牢獄的管理官員，便爭着上前扣頭乞哀，唯恐得罪他們，看見獄裏打掃清理的工人，心裏得志忒緊張，唯恐不能討好他們。爲甚麼如此呢？迫於威暴的形勢呀。至於說處在這樣的環境裏，說自己並沒有受侮辱，那簡直是厚着臉皮說話，怎麼值得尊貴呢！

一個有種操、有自尊心的讀書人，竟然必須爭着向獄吏扣頭，向徒隸乞哀，真是天底下最悲哀的事情了。司馬遷是一位有良心、有血性的讀書人，如今，任侮辱加凌在他身上，任是非毀污他的名聲；他決定，他不願意自殺，他願意苟存。

這個時候的司馬遷，他想起古代許多聖賢和英豪來。周文王，當他還未消滅殷商時，曾經被殷紂關在羑里裏；那個時候，他並沒有自殺。李斯，秦始皇時候的丞相，始皇崩後，他被捕入獄；那個時候，他並沒有自殺。韓信，協助漢高祖平定天下的大功臣，被封爲楚王，後來謀反被捕，改封爲淮陰侯；那個時候，他並沒有自殺。彭越，曾被漢高祖封爲梁王，位極一世，後來謀叛被捕；張敖，承繼他父親張耳爲趙王，名聞天下，後來也謀叛被捕；這兩個人，在那個時候，也都沒有自殺！還有，絳侯周勃、魏其侯竇嬰、季布、灌夫，他們的情形也都是如此。那麼，他爲甚麼必須自殺呢？他有大時代的大使命要完成，他有祖先傳下來的使命要完成，他要爲大時代、大傳統完成劃時代的巨著，那麼，他不是可以學習這些古聖賢英豪的榜樣，暫時苟且偷生？以期完成這偉大的使命。

儘管司馬遷想起這些古代聖賢英豪，而且決定效法他們堅韌的生命力，委屈苟安，以期完成史記的撰述；不過，他這一決定是必須付出代價的，而且，這代價是非常大的。我們看他如何付出這代價：

且負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僕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爲鄉黨所戮笑，以汚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迴，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霑衣也。身直爲閹閣之臣，寧得自引深藏於巖穴邪！故且從俗浮沉，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

（語譯）如今，負累着罪名，實在不容易安居下去；居住在下流的人，誹謗和流言也特別多。我因爲多嘴饒舌，遭遇到這麼一個大禍，加以同鄉里及朋友對我的譏笑，更

更是污辱了我的祖先，那麼，我還有甚麼面目可以再到父母的墳墓去呢？即使一百世以後，恐怕我的污垢愈來愈嚴重呢！所以，難過悲傷得腸一日迴轉九次；居家的時候，則恍恍惚惚好像有所亡失，出門的時候，則茫茫然不知道要往那裏去！每次想到這個恥辱，冷汗就直冒出來，把衣服都沾濕了。身爲朝廷的臣子，寧可自己隱居深藏在深山裏！現在，祇好隨同世俗浮沉，順着時間過一日算一日，姑且成爲一個狂惑的人罷！

從這段文字裏，我們可以看得出，爲着苟且偷生，司馬遷所作出的犧牲是多麼的巨大！所付出的代價是多麼的驚人呀！他在『報任安書』說：「所以隱忍苟活，幽於圜牆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鄉陋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世也。」（語譯——我所以心中隱藏着、忍耐着，苟且偷生地活下去，幽暗地獨居在糞溺、垢土裏而不辭拒，那是因爲憎恨私心裏有些沒完成的事情，鄙視將來逝世而文采沒有流傳在後世。）司馬遷比譬他是居住在垢土裏、糞溺裏，這是多大的代價！多大的犧牲！

就在這進退維谷之際，司馬遷豁然地想通了。

首先，他覺得管他生活在便溺裏也好，生活在垢土裏也好，爲着史記的完稿，他絕不可自殺。他明白地說了下列的話：

人固有一死，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趣異也。……草創未就，會遭此禍，惜其未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愠色。僕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

（語譯）任何人固然都有一死；但是，死的價值各有不同，有的重如泰山，有的輕似鴻毛，就在於當事人志向的差異。……這部書還沒完稿，就撞上這大災禍，祇可惜書還沒完成，否則，即使被處以斬首的極刑，我一點也不會埋怨。有朝一日，我把這部書寫完，將它藏在名山，將來傳給適當的人，以便流傳社會，那麼，我可以說已經抵償了上次受辱的責難非議了，這時候的我，雖然被斬首一千次、一萬次，豈會有後悔的心意嗎！

這一段話，說得多麼的堅決呀！一切苟且偷生，都祇爲完成這部大書；爲着這部大書，他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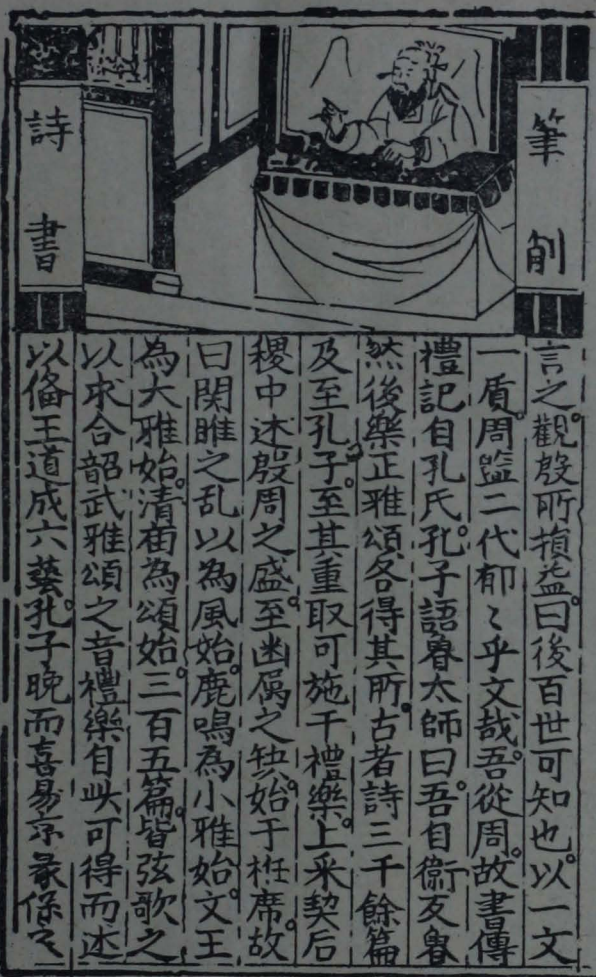
發揮高度的忍耐力，苟且偷生下去。

其次，他想起他神聖的歷史使命，他堅決地要爲這歷史使命活下去！這神聖的歷史使命是甚麼？他在自序裏已經明白地指出來了：「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語譯——先人曾經說過，周公卒後五百年，天地間才出現了一位孔子；孔子逝世到現在，也已經五百年了，應該有人能夠出來顯揚這個昇平的時代，正大易經的思想，追述詩書禮樂的崇高精神。宗旨就在這裏了！宗旨就在這裏了！我這個淺陋的年輕人，怎麼敢辭讓呢！）司馬遷要承擔起孔子的歷史使命，換句話說，他要作孔子的接班人，做孔子第二，爲中國著第二部春秋。司馬遷這股勇氣，是多麼堅強！

話雖這麼說，心雖這麼想；然而，司馬遷有時回想起自己的一切，不免會有遲疑之心。司馬遷自己是個大質大節已虧損的人，在朝祇是個大史令的官銜罷了，如何可以和一代大聖的孔子相比呢？司馬遷在自序裏：兩次隱隱約約地透露了這遲疑。

（一）假董仲舒的口，他提出孔子撰作春秋的偉大主旨，以便對自己著書的意旨加以質疑。孔子作春秋的偉大主旨是甚麼？「周道衰廢，孔子爲魯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語譯——周朝王道衰退和荒廢以後，孔子當起魯國的大司寇（約如今日之大法官），天下諸侯都害怕他，天下的大夫都想排擠他，於是，孔子知道他的理論不會被採用，他理想的王道不會被推行，於是，他寫成了春秋這部書，批評二百四十二年來的事情，以便作爲天下的是非標準。這裏頭，他貶責天子，訕退諸侯，討伐大夫，以便宣揚王道的思想。）司馬遷可以比得上孔子嗎？可以比得上嗎？

（二）假借壺遂的口，他提出在大漢昇平的時代，不宜有批評當政者的史書的存在，以便對自己著書的做法表示質疑。壺遂問他：「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語譯——孔子的時代，在上的沒有賢明的國君，在下的他又不被任用，所以他才作春秋，留下一些空口白話的條文，來裁斷各種的禮義，而且，自己還把它當作



□孔子筆削詩書的精神，是司馬遷終生想效法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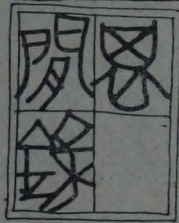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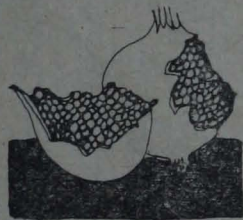
一個國家的王法。現在，你先生呵，在上遇到一位賢明的天子，在下又得到一官半職，萬事都具備了，甚麼事情都很順利地運行着，你先生所評論的，是要發明些甚麼呢？（即使司馬遷有勇氣自比孔子，他又要評論些甚麼？發明些甚麼？）

這一切的遲疑，這一切的懷疑，都是漢武帝侮辱性的慘痛刑罰所給予他的。對於懷抱偉大志向的司馬遷來說，這刑罰是多麼的殘酷，多麼的無情。司馬遷是無辜的，是潔白的，二十多年的寒窗，幾度的壯遊，在在都告訴他，忠於職守，忠於國君，他用赤誠真摯的心，完全地接受了這些教誨，忠忠實實地把這些教誨甚至於實踐出來，然而，他萬萬沒有料想到，他所得到的報應不是讚揚的鼓勵，也不是陞官的獎賞，更不是賜先人爵位的追封，而是

最具恥辱性的處罰——閹割生殖器官的宮刑！這是多麼的慘痛，這是多麼大的打擊，司馬遷還有信心嗎？他還能有信心嗎？他要比擬五百年前的孔子，他要做法孔子手撰第二部春秋，來批評大漢的政治，他自己憑的又是甚麼？又是甚麼？無情的嘲笑，像冬夜裏北風的吼叫，時而衝擊着他的心扉。

司馬遷到底是一位很有血性的讀書人，正如他自己說過的，「人固有一死，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他爲甚麼要讓他們嘲笑？又爲甚麼必須含恥自殺？周文王被囚困在羑里時，不是寫了一部周易？孔子被困厄在陳、蔡時，不是寫了一部春秋？忠貞愛國的三閭大夫，在被放逐到江南時，不是完成了萬古不朽的離騷？還有，孫武兩腿被斬斷時，寫了孫子兵法；呂不韋被遷到四川時，寫了呂氏春秋；韓非被秦國關起來時，寫了韓非子……這些，都是困窮後發憤之作！這些古代聖賢，爲甚麼如此堅定！司馬遷的血，內心的火花，這個時候，又發出熱，騰出火光——堅定似狂風裏的竹，剛強如大雪裏的松。身在便溺，甘如飴；身受宮刑，定如磐石；這就是鐵漢子的司馬遷了。

答友人書



黃潤岳

讀了你的信，把我嚇了一大跳！你「愈來愈不愛人類」。這不比原子彈還可怕麼？接下去，你卻「真害怕看見一些人爲一點小事大發雷霆，斤斤計較」。我總算鬆了一口氣。

別講一些人，就是全馬的人大發雷霆或斤斤計較，都不是大不了的事。因爲一個人如果是爲了一點小事而大發雷霆，一天就有廿四小時，那有那麼多的精力？

我一直是提倡忍讓的。忍是克制自己，讓是縱容他人。在古人的語錄中，有俯拾即是例句。忍得一時之氣，免得百日之憂。「忍」不僅是良好的行爲修養，而且也是心理衛生的基礎。「讓」更簡單，自己看開一點就行了。

爲了一點小事就發脾氣的，自然是非常小器的人，免不了要斤斤計較。不如意才容易生氣，多計較總會有不滿意的。所謂如意，所謂滿意，都是意氣用事的意，多是不經過理智的過濾的。不如意者，別人做得不好、不合自己的心意；不滿意者，別人做得不好，不是自己的本意。這都是以自己作出發點，用自己的標準去量度。這就是自私了。

自私的人，一定是自利的。歸結起來，你所害怕的人，就是那些自私自利的人。

其實，人生下來就是自私自利的。所謂人不爲己，天誅地滅。你我自行檢討一下，又何嘗有點這樣的本性？然而，我們不會爲了一些小事而大發雷霆，而斤斤計較；又是甚麼緣

故呢？

這就不能不歸功於我們所受的教育和傳統的倫理道德品行修養了。那些爲了小事而大發雷霆的人，難道沒有受教育及傳統的影響麼？正如俗語說「一樣米吃百樣人」。

教育也好，傳統也好，我們祇表面上接受而不因此去改變自己的思想行爲，任性而沒有修養，別人是莫可奈何的。甚至於更有人對別人如此要求甚嚴、對自己卻馬馬虎虎。像這樣的人，漠視一般的行爲規範，目空一切，自高自大，的確有點可怕！

可是，這究竟是少數人。在人羣中，通常總有沉默的大多數，那麼，我們對全人類就不必悲觀了。我們仍舊可以熱愛全人類。

我在高中畢業時，有位老師給我臨別贈言：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卽文章。隨着年歲的增長，我愈能瞭解其中的哲理。世事洞明不過是學問，要人情練達才是好文章。人比事更難應付；人事問題是最棘手的問題。

你真幸運。你離開學校多久了，你進入社會多久了，到今天你才碰到一些令你看了害怕的人。

你也太天真。你以爲改換一個工作環境，便可以脫離這一些人。事實上，在任何地方，祇要接觸的機會多一點，你立刻可以發現仍舊有些那樣的人。當然，也仍然有沉默的大多數。今天，你面對的課題不是如何逃避，而是如何使自己能够忍受。那就見怪不怪了。

我自從退休以後，便截斷複雜的人事關係。與人沒有交往，也就沒有怨尤。但是離羣索居，卻又有不同的困擾。那就是寂寞。經過了三四年的努力，我已略可甘於寂寞，因爲我的年歲來了。老年人就像小孩。君不見：小孩子在一堆泥沙中也可找出他的天地。沈復的『浮生六記』，在閒情記趣中有：夏蚊成雷，擬作群鶴舞堂；以叢草爲林，以蟲蟻爲獸。生活就自然有趣。

至於文人的吵吵鬧鬧，原是文人的特性。所謂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是秀才就免不了文縷縷的、酸溜溜的，祇想說服人而不易被人說服的。

老子說：和而不同。我們自己盡可能不爲小事大發雷霆，不斤斤計較，不吵吵鬧鬧。那麼，帝力於我何有哉！

穀民

陶詩『停雲』的情意分析



*陶淵明 (365-427)

『停雲』是一篇包含四章詩的四言詩組。每章八句，全篇共三十二句，合計用文字一百二十八。另加序文用二十二字，連篇名在內整一百五十二字。

這篇詩在現行的版本中被列為第一。為方便分析把它抄錄在後面：

停雲並序

停雲，思親友也，嶄淇新醪，園列初榮，願言不從，歎息彌襟。

(一)

靄靄停雲，濛濛時雨。八表同昏，平路伊阻。靜寄東軒，春醪獨撫。良朋悠邈，搔首延佇。

(二)

停雲靄靄，時雨濛濛。八表同昏，平陸成江。有酒有酒，閒飲東窗。願言懷人，舟車靡從。

(三)

東園之樹，枝條載榮。競用新好，以招余情。人品有言，日月於征。安得促席，說彼平生。

(四)

翩翩飛鳥，息我庭柯。斂翮閒止，好聲相和。豈無他人，念子實多。願言不獲，抱恨如何！

『停雲』這篇名的評注，早在宋代李公煥已引用了高元之說：「乃周詩六義（二曰賦，四曰興）之遺義也」。不過，研究起來，陶潛題這個篇名並不僅是接受了傳統，它更進一步成爲一種創作。爲了說明它的創作性，我先在「雲」這個「客觀存在」所引起的「人文反應」方面略加說明。

根據地下考古，我們發現人類到了新石器時代就發明了製造陶皿的方法，而在遺留下來的陶皿上有「水紋」，較後有「雲」紋的圖案。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字裏，「雲」字的寫法

乃是「云」的古體，沒有「雨」的部首。文字學家認為是「省寫」，但是若與陶皿上的「雲紋圖案」作關聯性設想，「云」字的作法也許正是本字原樣呢？現今屬「雨」部首的字如雷、電、霜、雪、乃是對自然現象發生了系統性的認識之後的象徵文字。

雲氣是自然天象的一種，它的來去顯然能改變天色的清朗險沉與晴雨；影響溫度濕度的冷暖爽燥；它更協同季節的運行而變換。「人類對身外世界的瞭解，層層進步，其理念（*ideas*）的形成正是與他感覺經驗（*sensory experiences*）相結合而生成的。」日月的軌道，季節循環總有一個定數，唯有雲氣的變換莫測，時時改變那本有定數的日月歲時的形貌。「雲」實從多方面刺激着人們的感知，誘發認識與推理。據現今可見的實物證明「雲」與人生的關係首先是以藝術的形式結合起來。這一初步的結合一方面使它藝術性的永生，另些方面卻是新興的發展不息。『史記』注中就這樣把「雲」與我們的祖先黃帝的關係記載下來了：「黃帝受命有雲瑞：春，青雲；夏，縉雲；秋，白雲；冬，黑雲；中，黃雲」，雲氣從自然天象的本質演化成了象徵型範。再加上五色配合，它已俱備了「人時地」三項範疇俱全的定向功能。『周禮大司樂』也有記載：「雲和之琴瑟，冬日至於地上之闕丘奏之」。所謂「雲和之琴瑟」是指以「雲紋圖案」修飾的樂器。可見「雲」在人文的繼續發展中並未失去它最初的藝術血緣。

『論語』中記着孔丘的話說：「富貴於我如浮雲」；這樣的陳述就把「雲」與人生思想價值觀念由抽象而具形的象徵性的結合起來。這種把「雲」與人生觀以至宇宙觀的結合，對於我們人文歷史的影響實甚深長。

開創漢朝的劉邦也會在登上極位之後浩歎的唱出：「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極端的把無以復加的滿足與天際的浮雲結合而傾瀉他內心深處的寂寞。

「雲」從諸方面與人的情意相結合，而在詩畫音樂方面「雲」幾乎演成爲它們的要素之一。也許是儒家思想的長久獨尊，繼承「浮雲」感情的辭句與「雲」的概念相結合顯得最爲普遍。它的核心是一種慾望的否定，「雲煩過眼」，俱有極濃厚的萎縮傾向。

另一方面「雲」與「孝思」結合，如余清詩：「深思未報雲天施」，是遺憾與失望的感

情。

陶潛用『停雲』名篇，除了接受傳統外尚有創作，首先在取象上他從「停滯不去」的感知上把自己感受的抑壓陰沉寄托上去；劉勰在『文心雕龍』的「體性第二十七」說：「夫情動而言形」；「因內而符外者也」，正是這個意思。我在論陶詩的其他文字中已經提過宋魏了翁對陶詩的看法，「詠吟性情而不累於情」。『停雲』這篇詩并序，陶潛特別把「思親友也」明顯的標出來，它一方面說明了這是一種凝聚不散的情意，同時也說明了陶潛舒泄情意的成熟程度已達到了極高的藝術境界。今天我們稱這種心智行動為「昇華」(sublimation)。若僅祇這一層也還不足以接受「創作」而當之無愧。序文的下四句把這種情感的文化高度、人類情感的層級樸素的標明出來。從這個角度來瞭解陶詩，認取陶潛；我們感到他的詩魂透澈的程度真是直達現代科學心理研究的境界。

原來人類情感如喜怒哀樂，這種「初級表現」是和別的高級脊椎動物共同俱有的。牠們都是由於自身的生存需要，如飲食暖寒在肉體引動的「內刺激」而發動的「不適感覺」，繼而由於獲得相應的肉體需要，把「不適感覺」消除而感到快慰輕鬆，這是一種「有」、「無」、「苦」、「樂」的簡單因果律。「不適」有不同的程度，「滿足」也有各種等級，於是乎情感的程度也呈多樣化；傳統「七情」說法祇是舉其犖犖大端而已。這人獸共有的感情已經現代科學對人與動物的研究證實，它在腦中有一定的部位發動，控制這類的感情行為，稱為「中腦與下視丘」(midbrain and hypothalamus)。而人類的腦器官與其他高級動物的不同端在我們有特別發展膨大的「大腦皮層」(cortex)是人文的工場，它控制、調整、變化、批評、比較，使人類的情意行動顯出人味來。它的取捨，表達精細而微妙。

現在回頭看陶詩的序文：「嵎湛新醪，園列初榮」，雖然釀酒灌園已經是人類文化，但是它們依然屬於物質的肉體享受範圍。基本上脫不開初級情感的本質。接着陶潛寫道：「願言不從，歎息彌襟」。把「喜怒哀樂」的情感表像一分爲二，它有出自動物性的背景，也有出自人文社會的背景。這才是超過初級的慾望，是「思想」，這「思想」有「從」與「不從」的條件相隨，這思想是有動力的，是矛盾的。這種思想所涉及的人身對象包含「親」與「友」，那麼，它的社會意義必然超過家族與血緣之外，有更廣泛的社會性，是人的感情。

當然千五百年前的陶潛絕不會在他的意識裏有上面所分析的這些概念；也正因為如此才使我們欽佩詩人在對自己感受的認知上的親切真實的程度，清明的內省與判斷，詩的本身顯現了詩心的真實。（註）

歷來陶詩的讀者有多少無法查知；研究注疏陶詩的家數已經百數十之多。有關陶潛這個人以及涉及他的人與詩的許多問題都經多人從多方面研究思考過。這一篇『停雲』詩也不例外，它的情意與藝術都經多人發言或見諸著作中。因此在我進入分析詩之前似有責任對諸先賢的意見摘要的說出我的看法來。

元代的劉履在所著『選詩補註』中論這篇詩說：「此蓋元熙禪革之後，而靖節之親友，或有歷仕於宋者，故特思而賦詩，且以寓規諷之意焉。此章言『停雲』，『時雨』，以喻宋武陰凝之盛，而微澤及物。」（下省）。

明代黃文煥『陶詩析義』認為「四首皆匡扶世道之熱腸，非但離索思群之閒悵也」。又引用沃儀仲說：「伊阻」，「成江」，分指世運。「八表同昏」專咎臣子。

清代陳祚明也說：「非必所思親友，託感故君……違今戀昔，情見乎詞。」

其他名家尚多，大體對於這篇詩的論點以「恥事二姓，託感故君」佔多數。

用「恥事二姓」的封建愚忠論陶潛的說法來源很早，很明白的見於『文選』五臣註。反對這種論調的人也不少；宋代僧人思悅的駁議是很有力的。到了近代「反恥二姓論」的言論似更佔優勢。

現代人類的情意活動與表現已經有了些實際的進展，對於人類思想與感情的事，在認知上提供了一些規律與方法。

「統覺」（*apperception*）是指人對於某一特殊的「感覺刺激事物」所察知的意義與重點被這個察知者個人自己的經驗、知識、思想、與情感所更變。比照上面所引用的名家論調，他們正是依據自己個人的感覺，心目中帝王先聖的想像，加上讀詩當時的感情強度所組成的良知（*conscious*），下了這個「託感故君」的結論。劉履自己憑空加上的「此蓋元熙禪革之後」的時限，和陳祚明強派的「非必所思親友」在「統覺」的明照下都成斑斑鐵証，無可

遁形。不過，否定他們的意見並不就是否定他們的歷史價值；從文學史的發展過程論，他們仍不失為研究陶詩的可敬先賢。

筆者的企圖是把『停雲』詩篇當做一個「特殊的感覺事物」(particular sensory stimulus)，閱讀、思想、感知之後，分析它所含蘊的、表達的情與意。前文論篇名與序文時把初級的情感與高級的情感比照是筆者的分析，但在素材上未曾超過陶潛本人的文字記錄。分析所用的規律與結論也不是個人的杜撰，而是有客觀的根據，那麼這裏面有沒有個「我」呢？有的！那「我個人的」經驗，知識思想，和情感，又何以不同於「統覺」呢？它們不同的地方在於「統覺」是完全主觀，直加於客觀存在的，而分析是先把自己的經驗、知識、思想，和情感通過客觀規律檢驗；在分析時把自己與客存同等的放在第三者的立場對比、衡量。但沒有人能百分之百作到純淨的程度，那個「我」的色彩的輕重則要看產品的純淨度了。

『停雲』詩本身祇用了一百二十個字；而「停雲」與「時雨」的文句佔去十六字；「願言」的文句又佔去十六字。最重要的是陶潛用了六十字都是實物的表號，如停雲、時雨、平路、東軒、酒、東園、樹、庭柯、飛鳥……。對於研究詩的形象思維有參攷的價值。

以思想發展的程序論，最初的一步是由人體的感覺器官的知覺(sensation)如視、聽、激動等等，第二步是對於知覺的感性認識，它是直覺但有理解，通過固實的經驗形成概念，把知覺所得的感受進而形成心智形象(mental image)，在詩中的「停雲」、「時雨」、「平路」、「成江」……在思想階層上它們的階段至少應不低於感性認識。

人生的經驗從時間與空間上擴展，經記憶、喚起、比較、抑揚，再經驗而形成概念，成為「思想的結構」。達到這個層級，我們說是觀念、想法(conception)。

陶潛的詩句很清楚有序的達到這個階段。開篇吟道：「靄靄停雲，濛濛時雨。八表同昏，平路伊阻」。「雲」與「雨」是當時當地的特殊感覺刺激；「靄靄」、「濛濛」是依過去經驗的價值語詞，但不出當時當地個人的感知範圍。而「八表同昏，平路伊阻」，此等聯想，是他過去記憶的喚起，而喚起甚麼記憶是經過選擇的。「據歷史記載，當時有嚴重的水災、孫恩盧循起義的慘烈戰爭」這一時一地個人的有限知覺通過理性認識與觀念的形成，思想的領域，感受的範圍擴展到極大。若用中國傳統說法，正是劉勰筆下的：「寂然疑慮，思接

千載，悄然動容，視通萬里」了。在感情上停雲的凝意與平路的伊阻打成了一片——鬱結而不相通是個人的感受，也反映了社會的實際。

第一章末句，「搔首延佇」；第二章末句，「舟車靡從」，前者是當時當地個人的情感行為；而後者是在一段時間上，空間隔離的現狀。在詩中陶潛「靜寄東軒」，「閒飲東窗」，其實是莫奈何，他怎麼會心甘情願呢？

凝結的停雲，經過濛濛的時雨，總算消散了。陶潛心頭上的情意也已由「內心與外境相接」窒塞稍舒。感情的旋律升起了一些兒，知覺的範圍與色調也有了轉移。於是詩的發展也引向第三章與第四章——新晴的和諧。

個人的心情意志與外界事物兩者之間所能發生的主客關係，大體上有三：第一是固執着自心去尋求外境，那實存的外境必然役使個人自己的心神；若一切由外境作主，自心必至盲然，祇有使心與境兩相得宜，才是心境交融。陶潛在雲散雨止之後心目一轉，在詩中他告訴讀者：「東園之樹，枝條載榮」，「斂翮閒止，好聲相和」，都是一種悅人的特殊刺激。中間有「人品有言」，退一步想；「念子實多」，緊一層想；多少慰勸婉轉之情啊！詩文的發展錄取了人情的發展，迴旋有緻，情味無窮。

清代民族革命家王夫雲，在評陶詩時特別也指出了「靄靄停雲」，「停雲靄靄」；「濛濛時雨」，「時雨濛濛」四句詩說：「用興處祇顛倒上章，而愈切愈苦者，在音響感人，不以文句求也」。王先生的說法是有道理的，音響的顛倒重疊卻有加重感受的功能。除此外從感知對象的轉移分析，文字上的顛倒表示了感受對象的先後主從的變換。從實物（雲）到狀物（靄靄，濛濛）先後體察，正會「愈切愈苦」。詩的作者與詩的讀者都在全心全意的詠味着。這種「重疊」、「顛倒」、「變向」……之類的「筆法」，在文學技巧上，可獨成一格。

前文分析篇名及序文時曾根據原文把親友並列而指出來陶潛內心中的思念之情應是超越以親屬血緣為本的感情。這其中實際包含着兩個方面；第一是思念的人物對象是甚麼人；第二是情感的內含本質是甚麼觀念或思想。

現在先論是甚麼人物。本詩之中祇用了「良朋」、「懷人」、「念子」，都是一般性的

名稱，不可能給我們作分析；如欲尋些線索非把範圍推廣不可。可用的直接資料當是陶潛本人的作品中提供的材料，也就是現在所得的被保留至今的陶氏詩文了。第一組是名見於陶詩的，可以列名如下：周續之、祖企、謝景夷、龐主簿、鄧治中、丁柴桑、戴主簿、劉柴桑、郭主簿、王撫軍、殷晉安、羊長史、張書侍、胡西曹、顧賊曹。（以上各篇將另文個別分析，在此因篇幅不贅。）

另外從有關陶潛的記述中，有王弘、顏延之、慧遠、蓮社之類的人物，其中尚有謝靈運，除顏之外其他似乎都不大可能是與陶潛共願言的朋友。陶顏友誼雖密而道修各殊。

至於陶氏的親戚家人，陶母出身大族，而陶文『管故征西大將軍長史孟府君傳』中，陶文頗透露了孟嘉給陶潛的人格認同形象。此外，我們尋不見有甚麼思想。道義上的觸目的證據。當然，母子基本的影響存在着，至於陶氏本族祇是他出嫁而早逝的小妹和弔念從弟的詩了。這些人大都缺乏重要的政治社交活動，似亦不足令陶潛「歎息彌襟」。

另外根據朱自清的研究，陶潛的家世是「門衰祚薄」又貧窮，「詩文又不爲當時所重」。陶潛的思念親友之情自比若凝聚不散的停雲壓在心頭，又不可能是虛構，使讀者深思玄想，產生渴望。詩的本身俱備着強大的動力，推動讀者去追尋。

細心的讀這篇詩，注意人稱身份，我們發現「良朋」與「念子」的「子」是「同謂人稱身份」；而「說彼平生」的「彼」確屬第三者的身份。「彼」乃是陶潛切望與良朋促席歡談的對象——「安得促席，說彼平生」。

「彼」何人耶？現在不可能指出來，將來在另一專題下將專下一番努力，試試能不能找出個概念來。目前我祇欲略加搜尋，不可能得到甚麼具體答案。

我在『知我故來意，取琴爲我彈』一篇文字裏，曾分析過『東方有一士』這篇擬古詩，覺得那個「東方之士」乃是陶潛心目中的理想人物。他有撼動當時主流思想價值觀念的力量而力勢有待發展。

另外陶潛在擬古詩組中還提及了一些不知名的人物。例如「中道逢嘉友」，「多謝諸少年」，都令他「未言心先碎」，「相知不忠厚」。這「嘉友」，「諸少年」又是甚麼人物呢？在探索「彼何人耶」的工作過程上，「願言」的內容是甚麼極關重要。此時也欲作點初

步的分析，以作爲此後再深入探討的基石。

前文一再說陶潛在『停雲』詩篇裏的感情，它的背後動力思想不會是家屬血緣的；也不會是泛泛詩酒之會中客套，特別是在『於王撫軍坐送客』一篇，真是冷氣襲骨寒風侵心，一副橫眉冷對的樣子。陶潛的不「以心爲形役」的人生態度，一方面不爲五斗米折腰而辭官，一方面看不慣連社會人文士的做作而攢眉離去；再一方卻又因乞食而「欲冥謝主人」。那麼是甚麼樣的生活方式、思想價值才不是「以心爲形役」呢？

當然『五柳先生傳』、『桃花源記』的內容是應該注意的。值得在這裏提出來的是陶潛的「好讀書不求甚解」，顏延之筆下的「學非稱師」。與世隔離的理想國，與當時的政治主流絕決，都是陶潛思想目的不得滿足的現象。以現代心理防禦說（defense mechanism）分析出來，這些都是經過改頭換面的東西，它正面的本來並非如此。

總的說來陶潛詩『停雲』的情意是一種理想追求的「願言不獲」，而對「彼」人平生的渴望。他的人雖然「靜寄東軒」，「閒飲東窗」，他的情意生活都是生動活躍，寄意「八表」的。祇是目前我們還未分析出「彼何人耶」？也還不能具體的道出他「願言」的內容罷了。這裏對他『停雲』詩情意的分析祇是對陶潛和他的詩的整體瞭解的一片基石而已。

註：現代心理學主要學派有五：其中除「行爲學派」與「Gestalt」學派外，「Structuralism Functionalism」以至心理分析學派，內省（Introspection），「聯想」（Association）依然被納入研究單元之內。

穀民

陶詩『形影神』與佛氏心理析

陶潛（365—427）生當中國晉宋之季，以其田園生活及其詩文風格被視為南朝文學中山水派的代表人物。

佛洛伊德（S. Freud, 1856—1939）乃歐洲猶籍醫師，以創建心理分析（Psychoanalysis）學說成為現代精神病學（Psychiatry）的開山之祖。

此二人不僅人文地理有別，而時代之先後達一千五百餘年之久。筆者幼誦淵明詩甚愛之；後接觸佛氏心理分析學說，精愼獨到，甚為嘆服，而今業務攸關更無日不思及佛氏學說，身居異域，歲月不留，鄉情日深，展讀陶詩，忽然若有悟焉，書佈以求明教。

佛氏心理分析學說從起始生念以至形成體系，歷程極備艱苦，文籍亦極浩繁，絕非朝夕足以說明，此祇介紹其「心理構設」（psychic apparatus）的三系列概略以便行文，一曰「欲得」（id），二曰「自我」（ego），三曰「超自我」（superego）。「欲得」者心理人格中人獸共同具有的天然欲求也，如飢思食，色慾思婚媾，寒思溫等等，人為了獲「得」

此類「欲求」而行動，得之則喜，失之則憂，如斯爲個體生存所必須。「欲得」與生俱來是獸性的、自私的，與「欲得」處於相反方向的是羣體的關係，文化要求，是人與人共處之道，現代語言叫做「人際關係」，中國儒家名之曰「仁」。色慾固然爲人人之所需，但求愛，結婚又非服從衆人所遵之共約不可，飢餓固然要求飲食，但獲得飲食非由其道不行，看來人凡有一項「欲得」必另有一須條款反而制之，此反而制之者佛氏名之曰「超自我」(superego)。其特性在於「爲他」、是社會的、道德的以至於法令的。人不能無血肉之軀，同時又不能脫離社會關係與人際的支持，要在此兩者之間生存，生爲張三或李四，絕不得是張三也同爲李四，終極要還他一個「我自己」，「他自己」「你自己」的「自己」。這個使人人終於成爲「自己」而絕不是「別人」的主持者，佛氏稱之曰「自我」(ego)。

佛氏的女兒安娜(Anna Freud)對於「自我」有一本專著。她指出，「自我」在「欲得」與「超自我」之間，前者在非意識界(unconscious)，後者在意識界，而「自我」大部份常時在意識界(conscious)，「自我」主持相反對的兩系列，審視之調節之。兩者若不相衝突則任之；若有衝突則協調之，所說協調其實常是把「欲得」點化成爲「爲他」，社會許可活動的法令之內的行爲，對個人的自存而言不失爲一種「防衛」(defense)。「自我」在點化行動中不免有取捨抑揚，這樣一來張三與李四在要滿足色慾中，張三也許去對情人唱歌；李四也許爲愛人買得一枚大寶石。唱歌、買大寶石都是經過「自我」審視後的「性慾行爲」，但它們表面上卻不帶一點「性慾」的色彩。

人的瘋狂在心理分析學的眼光下祇不過是這種「防衛」行爲執行的不當，過多或歪曲。心理分析學說對精神喪失者的治療端在把那壓在非意識界的「欲得」或未能充份發育的「欲得」提升到意識界來，也就是「自我」中來，在這兒「欲得」要面對「超自我」，這時候「自我」的範圍愈廣大，「欲得」與「超自我」的轉實餘地隨之而越充裕，反方向的沖擊力自然緩和下來，內在的緊張就自然鬆放，整個人也顯得心曠神怡，風神清明了。

筆者所悟到的正是這個「心理三系列」已在陶潛的意識認識中，陶氏的『形影神』就具體的說明了陶潛的人格形成，及其詩韻的感人力量的道理。

此詩並序不長全部引錄於此：

形影神

陶潛

貴賤賢愚莫不營營以惜生，斯甚惑焉，故極陳形影之苦，言神辨自然以釋之，好事君子共取其心焉。

形贈影

天地長不沒	山川無改時	草木得常理	霜露榮悴之
謂人最靈智	獨復不如茲	適見在世中	奄去靡歸期
奚覺無一人	親識相追思	但餘平生物	舉目情淒淒
我無騰化術	必爾不復疑	願君取吾言	得酒莫苟辭

影答形

存生不可言	衛生每苦拙	誠願游崑華	邈然茲道絕
與子相遇來	未嘗異悲悅	憩蔭若暫乖	止日終不別
此同既難常	黯爾俱時滅	身沒名亦盡	念之五情熱
立善有遺愛	胡可不自竭	酒云能銷憂	方此詎不劣

神釋

大鈞無私力	萬物自森著	人爲三才中	豈不以我故
與君雖異物	生而相依附	結託善惡同	安得不相與
三皇大聖人	今復在何處	彭祖愛永年	欲留不得住
老少同一死	賢愚無復數	日醉或能忘	將非促齡具
立善常所欣	誰當爲汝譽	甚念傷吾生	正宜委運去
縱浪大化中	不喜亦不懼	應盡便須盡	無復獨多慮

陶詩的序中明明指出人的「營營惜生之苦」以至人於精神的迷「惑」，「形」的自白是

人生苦短不僅非天地山川之可比，亦不如草木之榮悴自如，人情之涼薄，令人「淒涼」。因此它企圖說服「影」何必爲名利奔忙辛苦，要「得酒莫苟辭」，所謂「酒」在陶潛筆下正是通過了「自我」點化而後顯的「欲得」代表，它代表口腹之欲，從孔子的門人說過的「食色性也」到南朝已被一般人所共認，成爲「無意識界的天生本性」的代名詞了。

「影」的自白認爲修道成仙全不實際，由於「影」自己與「形」雖有暫時的乖異但「終不別」離。它重視「身沒名亦盡，念之五情熱」，主張「立善」、「主張「自竭」其力以「遺愛」絕不可惜「酒銷憂」的自私自利。正是佛氏學說中的「超自我」。它是全然以人的社會價值爲重的。

形影的贈答其實是兩者的矛盾衝突的表面化，人生之苦正值根於此，順從了形必爲酒徒，順從了影又不免有「墮入塵網之苦」。陶氏在「歸去來兮」中有一句最宜於此——「以心爲形役」。

陶潛何以能解脫此一苦縛而獲得自救呢？「神釋」說得明白：「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透露了「自我」擴大的境界，「欲得」已納入了意識界，「超自我」也請入了意識界，給兩者以充份的活動境界自去商量，「自我」向「欲得」和「超自我」解釋說：宇宙有大動力，但不偏私，它給一切都有自求繁榮的權力與機會，人之所以能與天地配合成爲三大標格之一，就是因爲人能理解體會出宇宙的大德——生。我（自我）名目上看起來與你（欲得）他「超自我」爲異物，但「生而相依附」「結託善惡同，安得不相與？」沒有形，影也就沒有神了，隨後「自我」瞭解「形」的主張與「影」的意向，但又指出它的偏差來，然後「點化」出「不喜亦不懼」的態度來——「應盡便須盡」「縱浪大化中」，在宇宙的運行中自求生存與發展。

當佛氏學說流行的高峯時代，西方精神心理學者頗多醉心於中國的禪宗精意，現在有更多的人在鑽研追求中國的道家學說，他們其實是，在追求佛氏學說中的「自我」擴大方法，富羅姆（Erich Fromm）曾對禪宗下過一番大功夫，認爲「自我擴大」正是「求解脫」也就是「悟道」。一個徹悟者的行爲正是「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的實際，在心理治療上要幫助迷失者學習直接明白表達心意與感情而不要加以矯飾偽裝，以心理分析名詞說是消除

不正常的心理防衛作用 (defense mechanism)，陶潛的詩曰「甚念傷吾生，正宜委運去」、「應盡便須盡」、「不喜亦不懼」。蘇東坡解得好：「欲仕則仕，不以求之爲嫌，欲隱則隱，不以去之爲高」，中國人往往說「扭扭捏捏的」醜態也正是「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的「防衛行爲」了。

梁啟超在『陶淵明之文藝及其作品』中有說「他是經過一番精神生活的大奮鬥才換得來」。這種「應盡便須盡」的行爲，可在陶氏要辭官歸田時的自我分析看出來，他說：「既自以心爲形役，奚惆悵而獨悲」？若要「不悲」，「拂衣歸田里」，淵明晚年述舊詩就追述道：「疇昔苦長飢，投來去學仕，將卷不得節，凍餒固纏已，是時向立年，志意多所恥，遂盡介然分，拂衣歸田里」，實是自我擴大後的心理構設三系商量的最佳描繪紀錄，又如『乞食詩』所記：

飢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
行行至斯裏，叩門拙言辭。……

及至

談諧終日夕，觴至輒傾卮。
情欣新知歡，興言遂賦詩。

都忘卻了人世假道學爲人格的要求，未曾「爲之辭」的作品，十分動人。

陶潛的另一首飲酒詩，非常有名，請用心理分析三系列參攷再讀之如何？

「結廬在人境（形），而無車馬喧（影），問君何能爾（自我的擴大，意識界），心遠地自偏（自我的解脫），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神清氣爽的協調），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自然如此便如此），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客觀的存在與自我的識得，兩者其實不同，若把人類後加於客觀存在的名去掉，還能說甚麼呢？）」。梁啟超認爲「形影神」這三首詩正寫他（陶）自己的人生觀，筆者認爲這三首詩實是陶淵明對人格的分析的心得，飲酒、愛自然、樂田園祇是此人格的陶淵明化，而此人格養成的基本卻是「心理的三系列論」得施用於任何人，任何狀態，獲得心神的清明安寧，因此可以視爲一種心理分析的典

範(model)。

以『形影神』爲心理三系列，來分析陶氏自己的作品，其解說能力顯得暢順無阻；而其思想背景也頗有淵源可尋，它不是一時興之所至的偶然事件。

漢魏以降中國讀書人羣中的道玄之風，以「形名之變」來品鑑人倫，觀其內容所謂形體、容貌、聲音、色、情、味，無非是企求由形之所顯以察知心理之實際，可說是最初的「行爲心理學」，在當時人格（才性）已有了分類如高潔、中庸、偏至、依似等等。

其次是言意之辨的思想，提出了名與實、合與離的大問題，涉及了哲學、語言學，以至心理學。歐陽建所說的「形不待名而圓方已著，色不俟稱而黑白已彰，然則名之於物無施者也，言之於理無施者也」，已足以啓示言語與客觀存在間的距離了，也是思考方法上，分析應用的最佳示範。

陶潛的時代整體說來是人生面對着一股涵湧激流的挑戰，政權的轉移，疾病的流行，生活之苦悶，再加上域外而來新思路的廣被，使得人類向來關心的「甚麼是人」的問題，更迫切的要求解答，魏晉以來的玄風，無疑的是在對此一問題討作解答，從此一角度看，有其進步性。

在這樣的環境氣氛中生活的天才的陶潛，產生了分析性的心理三系列論，作爲他對人本身的認識論，原是合理的事，陶氏進而分析了他自己的情與志，過着田園生活同時也寫出了他自然派的詩篇，從心理分析的角度來論，陶潛的田園生活與自然感人的詩都是「自我」解脫的結果，並不是因爲他愛田園愛自然的結果，正如陶潛雖愛酒（形的要求），但陶潛卻沒有爲了酒（對形的滿足）而全然不顧「心」的要求，以酒視爲欲得的代表，在陶淵明的心目中，他的一生往往是「形」的禮讓，陶氏的自挽詩中透露說：「但恨在世時，飲酒不得足」，陶潛要在他生命的終結處給「形」欲一個申暢訴說的機會。

淺涉 伊力·卡山

公羽介



●伊力·卡山

●『天倫夢覺』（『伊甸園東』）中的詹士·甸



我喜歡『最後大亨』，遠超過我認為它好的程度。其實，我看過的伊力·卡山電影也不多，大約祇有『慾望街車』、『岸上風雲』、『天倫夢覺』（祇看過部份）、『天涯何處無芳草』（馬譯『青春夢裏人』）與屬於其一九七六年新作的『最後大亨』，甚至幾乎不及其全部前作的四分之一強。

而我也不想憑資料，對我沒有看過的一些作品強作解人；而我看過的一些作品，卻基於一些客觀因素，像初看時代與今相隔過久，沒機會重看等，再也不能客觀來談。幸好老早知道影評一般上就分電影影話（film review）和電影批評（film critic）兩類。自己根本很難認真寫電影批評，至於歸類為影話，則是不得已，因為自己也似乎沒給讀者作了多少的「觀影指南」，不能算作好影話人。

現在姑且主觀三言兩語卡山的一些影片。

『慾望街車』充滿了舞臺劇味道，片中馬龍·白蘭度和慧雲·李皆有極為出色的演出，祇不過，本片從頭到尾還是田納西·威廉斯（電影原著者）的影子蓋過卡山。

『岸上風雲』，則是我最不喜歡的卡山電影，而它的出色與否自也不跟我的喜歡程度成正比。事實上，這也不是一部不好的電影，據說本片就「出現了當時好萊塢商業品所缺乏的寫實風格」。我不得不據說，因為我是七〇年代才看到此片，且又沒有看過多少部好萊塢五〇年代的商業品，而且本片卻的確顯示了寫實的風格。

馬龍·白蘭度的碼頭小人物，其本身的轉變以及因其所引起的周遭環境人物的改變，各人物的性格矛盾和掙扎，卡山都清楚讓人看到其過程，而我不喜歡的，正是結局時白蘭度的被神化；整個削弱了全片的寫實風格。

『天涯何處無芳草』？也有人說該和『天倫夢覺』以及『狂流春醒』放在一起來看，取其基本上反清教主義的相連性主題。不幸我也祇看到『天』片。說到反清教主義，從今時來看美國社會，自己失去其尖銳性；更不幸的是，我也是在七〇年代才第一次看到本片，但一部好電影卻也不會因為失去其社會性而完全失去其光澤。這樣一個通俗劇（尤其是站在這部片子後面出現過如許多的類似電影之角度來看），卻由於整個結尾的安排，已把電影的境界提昇了。娜姐麗·華和華倫·比提之間的純潔愛情，被比提父親拆散後，女的神經錯亂，男

的另謀他娶；女的康復出來往探舊情人，經過時間，當年會令她刻骨銘心不惜瘋狂的偶像已還原爲一普通男人。娜姐麗·華在探視舊情人顯出的省悟，似乎表示，成長的代價的確是痛苦的，祇是經過時間，同樣的痛苦，在不同的時間，都有不同的忍受能耐。卡山當然也不會不够同情心到讓一位胖醜的女人來演比提的太太，初戀情人在當事人的記憶裏可能是最美好的，而在真實裏卻不見得。若本片一經營不妥當，自然也可能發展而成陳鴻烈（其實應該是瓊瑤，因後者根本是前者的扯線人）的『我是一片雲』。

『最後大亨』則可能因爲卡山的年齡、哈洛·品特的劇本，甚至費滋傑羅未完成的小說，顯得異常晦澀與難懂。當然，一部電影的好壞，正如譚家明會說，是不能以懂與不懂作爲批評影片優劣的標準。不過，話說回頭，一部電影的晦澀，也不見得能提高其深度。

『最後大亨』更有人比作是卡山的美國「三部曲」的最後一部。前兩部是『美國美國』和『我就愛你』。可惜我也沒看前兩片。『最』片則是表達一位在現實與理想間徘徊的鬥士的寂寞悲哀。他執着於尋求一份理想（一段真情），卻找到了一個假象（女主角的第一次出現就是在片場的佈景裏，以後的門羅錯認她爲戴銀腰帶的女郎……）。到底，真實的生命，常常和電影不盡相同。門羅這個角色，或者也可以說是費滋傑羅的『大亨小傳』的蓋世比一角的延續，兩者皆爲功利主義和浪漫主義的融和體，本身就充滿了衝突。和傑克·克萊頓的『大亨小傳』相比，同樣是改編自費滋傑羅的原著，『大』片個人不但不喜歡，而且也不認爲好。

從我看過的幾部卡山作品，『最』是他最成熟的一部。有時，成熟和年齡是不能扯在一起的，有人老了，祇顯得暮氣，像侯活·鶴士（此老亦已歸山道矣）；有人年紀不小，卻也依然熾熱，像薛尼·波拉克。卡山如今已屆七十高齡，『最』片之後，就算有作品，恐怕也不可能太多了；至今還不到蓋棺定論時候，不過，卡山也真的未曾交白卷。

●伊力·卡山對啓發演員的潛質有獨特的觸角。他的演員如馬龍·白蘭度、詹士·甸都充滿了個性與生命力。下圖爲『最後大亨』中的羅拔·狄尼路。



●『岸上風雲』：獲得一九五四年奧斯卡最佳影片與最佳導演金像獎。此外攝影與配樂均極出色。

伊力·卡山(Elia Kazan, 1909—)

作品年表：

- 1937□The People of the Cumberland.
1941□It's Up to You.
1945□A Tree Grows in Brooklyn. (長春樹)
1946□The Sea of Grass. (隴上春色)
1947□Boomerang. (作法自斃)
1947□Gentleman's Agreement. (君子協定)
1949□Pinky. [與約翰·福特合導] (碧姬)
1950□Panic in the Streets. (圍殲街頭)
1951□A Streetcar Named Desire. (慾望街車)
1952□Viva Zapata! (薩巴達傳)
1953□Man on a Tightrope. (繩上人)
1954□On the Waterfront. (岸上風雲)
1955□East of Eden. (天倫夢覺)
1956□Baby Doll. (娃娃新娘)
1957□A Face in the Crowd. (登龍一夢)
1960□Wild River. (狂流春醒)
1961□Splendor in the Grass. (天涯何處無芳草)
1963□America America. (美國美國)
1969□The Arrangement. (我就愛你)
1971□The Visitors. (訪客)
1976□The Last Tycoon. (最後大亨)

舞
獅

從歷史裏跑出的這頭紙糊猛獸，不幸誤闖地方。怎辦呢？霹靂潑辣的爆竹聲，在這兒早已絕響禁燃。你說，還好，有鑼有鼓，同樣可以舞它一場。醒獅本來就象徵如意吉祥，人人都希望平平安安，興興旺旺。祇要啊，年年像今天一樣，不愁吃，不愁穿，可以和大夥擠在這兒看醒獅採青，瞧瞧牠氣急敗壞的模樣，還有鑼鼓鉦的怪聲喧張，攏搶，攏搶，攏搶搶搶搶，倒也喜趣洋洋。

難得大喜節日，紙糊猛獸尚可當街舞躍，煊赫地威風威揚。那手執爛葵扇的大頭佛，套着一臉的滑稽，像在告訴你我是快樂的不信你看看我的臉。而我們，興高采烈企立在柏油路上觀望，至多，也是一陣嘩然，幾聲興嘆，鉦聲鏗鏘，鑼聲砰砰，有

人竟然難以分辨，就像南獅北獅，究竟始源自何時何處，早被大家一一遺忘！

一位穿露背裝的小姐，扯拉着男友的袖襟叫嚷：「哎喲，我真不懂，牠祇會瞪着大眼，張着大嘴，扭扭跳跳，究竟有甚麼好看？呵呵，妳可真不懂？這是歷史悠遠的優秀藝術，民間傳統，醒獅堅強矯勇、健壯；我們要舞，舞出所有的快樂和辛酸。懂懂懂懂，懂搶，懂搶，懂搶搶搶搶搶。請毋需驚慌，紙糊的獅子不會吼叫，也够馴良。而我們，我們存有的已够少，再失去，我們會更加蒼涼。祇要啊年年有獅可舞，人多團攏，受受擠迫，也不過是流一陣子的汗；祇要還可透氣，誰都願意苟且偷安。攏攏攏攏攏攏，搶搶搶搶搶搶。」

對街那老頭，楞楞地望着這頭翻翻撲撲的紙糊醒獅，看着牠愈舞

愈遠。鼓聲亦不知遁向了何方。

（一九七八年八月七日）

遙遠的延綿

那個裝修冷氣機的人，我祇見過他一次，他卻說認識我；那天我在燭光下手翻『在中國的夜』，他從梯口走上來時瞥見我手上的書，就問：還在讀書啊？他或許在想：這個人好有功。

曉風的『愁鄉石』與何厝的『蕃薯田』與余光中的『萬里長城』，還有許多的鄉愁與思念，在頁與頁之間行與行裏頭，在我眼前翻騰。我不禁想：這樣是否可以抓一把泥土或一片楓葉，然後嗅一嗅它的土香與自書頁跌落的孤紅，而說我應該是紮實的？遙望向南中國海，我看不到任何海島，海鷗盤旋盤旋後又飛進海灣裏來。

同一種天空，卻有不同的雲。萬里長空，星空萬里長。這裏的我與百里或千里外的你頭頂上的天空，皆是同一種遙遠的延綿。但雲朵卻不知輾轉過多少回了，在這裏它也許是一頭巨暴的象形，到了你頭上卻可能是一隻俏麗的熊貓。而你說我該不該都攝取？

酬神大戲在臨時搭起的戲臺上，銅鑼鈸鏡喧心的鏗鏘中，把大花臉、小青衣帶回潭遠的年代。二胡調子拉得高高又放低，鬚髯一根斷弦在做最後的掙扎。不知是誰把吉他的六弦搬上臺，在大鑼大鼓之前

，一直追問着最新的一支搖滾樂是甚麼，忘了臺後就要粉墨登場的戲子，就像戲子也忘了身上的青衣與淚臉而拚命擠向前去感受吉他六弦的熱浪。

臺下是一羣羣逐漸喧嚷的人。幾個長滿青春豆的男孩緊跟在兩個豆蔻年華的女孩後面，忽而小聲說，忽而大聲笑，幾哩呱啦的，引得兩個女孩頻頻回過頭去。在幾塊木板和繩子圍起來的坐席裏，祇在前幾排坐了數十個年近花甲，髮蒼臉皺牙疏的觀眾。一個小小女孩依偎在公公懷裏，時不時轉過頭來皺着眉問：公公，公公，爲甚麼他們的臉塗得那麼紅啊？爲甚麼他們唱的歌這麼難聽啊？老人嗯嗯哎哎的敷衍了過去。他模糊的眼前是一幕接一幕的佈局，代表着曾輝煌一時的古代。他再次低下首時，小小女孩已沉沉的睡了，垂蓋着睫毛，和嘴角一行尚未全乾的涎液。

我站在戲臺前的一個角落，在許多人的背後，忘了日期和時間。那個裝修冷氣機的人把冷氣機裝好，走到梯口間，他說：我走了。噢噢。

吹熄了蠟燭，我把書合起來。

謝清

破貝箋

就算是渡輪來了，這裏等着這麼多人，我們怎麼擠得上去？不如乘天色未黯，到沙灘走走罷。

不知誰如此建議。一群人便踏向那片灑滿餘暉的沙岸。

沙是暖暖的。退潮的海，靜得不得了。露出整節皎白的灘。雲霞滿天。晚風拂面，而夕陽正在天角獨着一隻怪眼斜睨。

人群中，跑得最好的是那個小女孩。忽然她俯下身去，端詳一陣，轉過頭來興奮的喊：這裏有許多貝殼！除了他身後投下長長的身影外，其他的人臉上都繪着虹彩。小女孩的發現，振奮了這些虹彩的臉，一個個都驚嘆這滿灘的貝殼。

快去檢一些美麗的回去做項鍊罷。他說。

一群人便捲起褲腳，濺着海水，將整個海灘搜索一遍。他弓着身檢起一枚褪色的貝螺。想起那段色彩鮮麗的日子。翻過螺貝，見裏頭

空潔似雪；那段日子，轉眼不正是如此？他把那枚貝螺交給身旁檢拾着的少女。好大的一枚呵，你自己爲甚麼不要？伊問。我的拾貝歲月早在許多年前就過去了，它是屬於妳的。他的黯然與伊的不解，鑄成片刻的沉默。他默默地拾着他人美麗的貝殼。他的貝殼早被蝕成脚下細碎的砂石，無光而平凡。

他把許多細小的，交給小女孩，和她說：回去後，叫妳的媽媽串好，給妳掛上。等妳睡後，每一個貝殼都會在夢裏和妳說它們美麗的故事。小女孩捧着滿手貝螺，滿眼歡欣的笑了。

夕日越落越低，霞色愈燒愈濃。有人提議往回走。是的，天色快黯，還是往回走罷。同時的路，不若來時鮮明。呵，我多希望快點回家。身旁的人說。他隨手拾起一枚破貝：是的，要快點回家。穿過那枚破貝的窟孔，他見到那個家。

背着落日，踏着海灘，他走入一個漫長的夜。夜的盡頭，是滿夜星辰，抑是無垠幽暗？他不知道。而路總是要走的，他的步履，便無法停歇。

（一九七八年九月廿三日初稿）

椒林裏

不知爲甚麼又想起冰淇淋。

以前背着十幾斤重的書包像在作減高運動的讀書日子，每天當太陽那厮爬上了頭頂以極其強烈的紫外綫宣佈下課的時刻，我都慣於伸手入褲袋打撈那總愛吵鬧和鬥嘴的硬幣，去買幾支最凍的冰淇淋，然後把冰棒子塞入口中，讓口唇的數寸圓周溶化。但是現在不知怎的不喜歡了。和冰淇淋的愛情似乎已淡了下來和告了一個段落。

在椒林裏渡着，踩着不會痛的身影卻把浮睡在地上的沙土踏上無數的鞋印，仍找不到一塊半塊健全或殘缺不全的木板，或者一塊沒有腳而受到遺棄再也逃不了的石頭可供我暫時坐坐的椅子。

我索性自脚底狠狠地一拉，把拖鞋往屁股下一塞，急中生智企圖一了百了，不負責任地躲在那椒樹的影子下，黑起自己。

太陽那厮仍公式化地沿着虛無且不爲我們肉眼所能看到的山，爬上又爬下，而現在才爬了多高呢？又受了甚麼大波折碰上了甚麼事？而生活是蠻不好受的。

我的喉嚨如旱季裏的小河，都快乾涸到河床快要龜裂了，還能再做甚麼呢？祇能以手

指按按頭，給腦子打進許許多多冰淇淋的各式各樣名字，向渴症荒唐地打進麻醉劑似的一枚針。

我很想立即跟冰淇淋這位舊情人和好如初，可是在這每天碰見野獸多於人類的山芭裏，那有挽着冰淇淋箱子被生活強迫而把鈴子搖到叮叮鐺鐺響的小童或騎着鐵馬的阿伯？

瘦長的溝裏從不中斷地有水在遊歷，正方形和深及數十尺的井裏也成天地住着從不會搬家的水族，若非進過學堂上過化學課和那個愛管閒事的顯微鏡太過忠實地告訴了我那水裏細菌的怪狀，我老早就摘了片樹葉，管它願不願意的就把它的身子折成一個尖底的杯子，不計任何後果地盛水來喝了。

這片椒林仍是小童一群，它們不但同齡而且有着同等的體高，放眼出去是地上的撮綠擁抱着裸露而又極粗魯的長柱子。

我的想像力突然澎湃而起，這不正是倒掛着溶化的青色冰淇淋嗎？

有幾隻玩倦了的燕子飛落在柱子頂端。

因為不會以彈弓來驅使小石子去追擊牠們，所以牠們不會有一看到我的身影就如碰到瘟疫般退避三舍的恐慌心理，其實擊牠們幹甚麼？以牠們作爲練習射擊的對象？不！最低限度在人道的立場上，牠們並不是害鳥。

牠們像站在冰淇淋棒上，用自己的嘴啄自己的羽毛和拍着雙小小的翼，似在舞動全身的力量，要把那支冰淇淋倒正過來將棒子安穩地插在地上，然後慢慢地享受。

但不能，始終都不能。

我能幫助你們嗎？小燕子？

牠們根本不理會我。

突然有哭聲傳入我耳朵。我急忙將視線射出進行搜索，原來是架飛機哭哭啼啼地飛來，飛過我頭頂又哭哭啼啼地飛遠去了，像找不着親受的爸媽又好像追着突然隱身起來的戲弄者，又氣又急而偏抓不到地哭個不休。

更或者那駕駛員會以爲這是座龐大的高射炮林呢！

不！這兒並不是軍事指揮部和軍火庫，那駕駛員若和我一樣作太多的白日夢，我將完蛋

；他定會以爲我是這座無戒備的炮林裏唯一留下來的——一流炮手，而先下手爲強地拋下一包死亡禮物。

不管他想甚麼，幾年後，這些椒樹這些小童才真正令你驚訝，它們無需武裝，強壯地著上軍裝排列得整整齊齊等待你的檢閱呢！

這時大風來了。

雲也來了，打從天邊一角圍了上來湊湊熱鬧。太陽早被嚇壞掉進深坑，因爲雲已化了裝且佩戴上了面具演起恐怖逼真的戲。

雨也忍不住如此的誘惑，爭先恐後相繼從天上躍了下來。我突然想起剛才那架飛機的哭啼原來就是雨要下凡的預先訊號。

我仰首，張開嘴巴閉上眼，讓雨點敲進我的口滋潤我那已乾枯到好苦澀的喉嚨。這些冰淇淋是好特別的，我又想起那些小童似的椒樹。

任太陽是何等的熱，但椒樹不凍結也不溶解反而日愈壯大。

想着，雨的小脚已在我臉上亂跳起舞來，偶爾也失足跌進我的嘴裏。
我吞下幾滴雨水。

七三年十二月稿
七八年九月重稿

ABDUL HADI W.M 著

李 木 真 譯

迷宮

(1)

每個人用俯視終結他的最後旅程。鳥在茂盛的回憶之樹叢揚翅，刺破天空。他們以凍凝的手拂拭濕漉的臉：世界已經蒙塵。城鎮呻吟。女人、小孩、男人——並肩行走。花朵因愛情的譬喻而怠倦。那些希望捕捉既說的話的人們抬眼觀望橫越天空的鳥；重擔之上的。金字塔搖動。

(2)

他們自東方轉向正北，然後，南下直至在西方黯淡。經過一座荒野。

(3)

遺棄太陽罷。他們之中的一個說。另外的埋怨：日子晴朗，沒有連年的夜晚，我們也未及睡眠。

於是他們用黑布遮掩自己的眼睛。

有些忍耐不住鬆開，不久再次關閉；他們看到一片段的隔膜。

一個小孩喊道：月亮！月亮！黑色的月亮！隨即蹣跚地步向山谷。

(4)

可是他們的視覺很好。他們驚訝於高原頂端的火光。他們不知道。當閃耀的星星滑落一個鄰居的衣袋裏的黑紀念盤時，他們停下，尋找合適的禱告以撫慰將來和滾沸的憧憬。

(5)

我躺在森林之間的草舖。有時父親與蜻蜓遊戲。有時他蛻化一株禿禿的，先祖園圃中的樹。微黃的絲綢包裹它。子夜時我睡下，我們的森林失火燃燒。

風勢很急。

喂！是誰匆促地竊取我心中的火炬？

小心，那裏常常有猛虎出沒。

(6)

我幼小的弟弟翩然起舞。舞蹈朱古力小販的悲傷。

他的軀體深綠且散佈青苔。

(7)

安烈亞說他要寫一封長長的信，一封千種語言，連上帝也不懂的語言。他渴望抵抗睡意的音樂。瀑布——耳朵、嘴、眼淚——他的髮赤紅因為他建造在精神裏的花園已經傾毀。

(8)

棄嬰在路邊。

棄嬰在河道。

棄嬰自排屋之上。

棄嬰跌落自我手中。

天啊！怎麼了？

在黃昏，時間幻成無數的『可蘭經』和手帕。

(9)

椰加達沒有天空。祇有黑黯的屋簷。如果有一線顯明的光被地質學家點燒，他的眉將痛苦眨閉。他的影子，激烈地刺鑽陸地。

他們說：熟睡之後我就曉得一切。

(10)

我的桌上有一封長信。安烈亞告訴我：我想要你身上一塊凍冽的肉，我要製肥皂，之後輕吻它。冷。很冷。請現在就去屠戶處罷。我希望看到你的一塊肉在屠桌上跳舞，在腿部跳舞。

(11)

你想像那些自由的鳥喧吵，棲息在你腕上，造巢在你的血液。你追憶黃昏摺疊着鳥，往前爭奪窩巢的鳥；你追憶黃昏的城鎮在你血液中迅速奔跑——茫無頭緒——鳥在嘶叫，你追憶起投向你懷裏的女孩：死亡的主宰，你張開雙手緊緊摟抱她們……。

(12)

我的思維喘息。思維裏唯愛情和城鎮。不知在世界哪一個角落我會為妳停留在愛情和城鎮而嘲笑妳。我閣上書本。生活並非哲學。生活並非化學。生活並非宗教或道德。我告訴妳：——女孩，妳衣衫內的陰處多麼完美。我想一握。我想看看妳奇異的陰處像舞蹈的眼淚，叫溪流的樹木譜出聲樂。……。

——用完美的名，我為妳套上玫瑰和葡萄編織的項圈，或者妳的朱唇會更愉快……。
——是了是了……。可是以前我不曾因為胸衣、口紅、化裝、底褲、耳墜或哀泣結

識妳。

之後血液拍打浪濤。在羞赧裏開始新生：
就是這樣的麼？

(13)

我們的嗓音同樣沙啞。我們的耳朵同樣瘖聾。愛情要享受。愛情要空虛。愛情要渡活。
愛情要蔚藍的天空。愛情要儀典。愛情要未來。愛情需要像床褥之類的東西…………。

(14)

每個人用俯視終結或開始他的旅程。所以還有希望。祇是，相愛的情人相愛在霧中。詼謔的人以嘴。造愛的情侶用海草。花朵因愛情的譬喻而疲倦。播種在你我心靈的荒野有南方和北方的病者共擲…………。

(15)

你應該開懷暢笑。憂悵離我們還遠…………。

七八年五月廿三日譯於巴東色海
原文刊於『文學月刊』一九七八年五月號

朱牛人

致智弟書

親愛的智弟：

要不是爸爸來信時提起，我差點就忘了你經已十六歲了。恍惚間我已離家七年半。我第一次和你二哥一起離家時，全家人及許多親友都到火車站去送行。那時你才八歲，我也才是個十七八歲的孩子。哪！那張黑白的團體合照現在就躺在我的書桌上。媽會哭過，拍照時戴着黑眼鏡笑得很勉強。爸爸抱着小弟廣天，也笑了，因為他望子成龍。你站在我前面，祇高及我胸部，淺色的襪黑色的皮鞋，穿得極整齊，稀薄的頭髮梳得貼貼順順，是誰為你打扮的？你側頭望着媽，似乎十分瞭解媽媽和兒子分離的痛惜。那時你的未來大嫂站在媽身後，穿得很漂亮，人看起來更美；或許你好奇的眼光落在她身上，而不是媽身上？那張照片拍攝後不到一刻鐘，你的大哥二哥便踏上赴澳的旅程了。以後這七八年間，我們一有機會便回家渡假，即使是短短的五六個星期——像今年年初那樣，我們還是願意的。不是我們不想去澳紐各地遊覽，祇因為我們想念家中大小，想念怡保。結果，今年年初我們回家去時，我們終

於還是再也見不到慈祥的外婆。

智弟，我是在這七八年回家渡假期間才真正認識你的。中學時我是學校數種活動的領袖，又得準備會考，是個大忙人。如果那個時期我確是忽略了你和弟妹，我請你們原諒。

生命往往就是種諷刺。你名叫廣智，卻偏偏不能成為智者。至今我還不明白，你所以不能像我們幾兄妹那麼樣跳跳蹦蹦，唱歌演講，好好上學唸書，是不是完全是由你的腎病所引起？而你的腎病是否先天性的？在我的印象裏，你一直就長得四肢削瘦，軀幹圓腫，上重下輕，髮眉稀薄，頭形雖不甚特異，額頭及後腦卻比一般人略為突大。上次我在家時，你的四肢更骨瘦如柴，行走緩慢無力，風吹欲倒，整天祇想躺在地上，草席痴視天花板，再也不像往年那樣模仿爸爸駕車，雙手握着隱形的駕駛盤，雙腳踢起，髻髻在踩油門，喉間發出「呼呼嗚嗚」聲，不時也會伸出隻手推入檔器，或是按按你想像中的號角，忙喊：「叭叭！叭叭！」行人剛閃過你的車，你又猛力踏油門，火箭般衝馳。大概是你的病況加重了，年初我所見到的你，祇想躺在地面不想動一動，或是單獨坐在客廳的沙發上玩紙牌，把紙牌一張一張抽出放到客几上疊成一疊，或是排列開來。你那麼專心，那麼沉默，或者你正在心中默數着紙牌，可是你的說話的器官不受你腦神經的指揮，你說不出：「這是鑽石九，這是梅花七：：」你的唇在蠕動，你說不出心中的話。

然而，你知道如何去愛惜自己有缺陷的身體。

你的一生就和醫院及各種各色的藥劑結了不解之緣，何曾有那一天你是不必吃藥的？有時候，媽或姐姐忘了量藥給你吃，你的手又沒有量藥時須有的穩定，於是你會拿了藥瓶到她們或是哥哥面前，我們自會明白。甚至連年紀比你小的天弟也曾為你量過藥。不過，近幾年來你倒學會了到時候自己拿藥丸吃，那是種進步。你在醫院打很多針，打針時你可能會怕痛，但我從來不見你叫喊過。有時候你祇默默流淚，滿臉冤屈，明知喧鬧無用。記得那次，你不知何故總不聽媽的話張開口來服藥。媽無奈，叫我來勸你。雖然我永遠不會瞭解你當時的心情，可是我明白你的心理。我走入窗簾沒拉開的書房，對蜷躺在晦暗的一角的你說：「阿智，如果你不吃藥醫生就不疼你啦。」你雖祇能說幾句簡單的話，卻明白大家對你所說的話。你在地面上轉過身來望了望我，吃力地爬起身，長長嘆了口氣，跑到廚房服藥去了。

你祇是個十多歲的孩子，卻時常嘆氣，你到底嘆什麼呢？感嘆你的不完整不公平的命運？感嘆你心中有千言萬語及無限冤屈卻無從發抒的苦悶？哀嘆自己病魔纏身？有時候你會自個兒站在露臺，望着遠遠的藍天，或是不遠的華人墳塚，挨着露臺的欄杆，不言不語。你可以那樣站許久而不動，似乎是在沉思，在等待穹蒼給你一個答案一種指示。站累了你會坐到轆轤上去，也不敢怎麼樣盪搖，眼睛還是瞪着天空出神。早上醒來衣服還沒換，你會如此。黃昏吃過晚餐，全家人不是坐在電視機前就是在門外散步，你會如此。有個晚上，你不知在露臺已呆了多久。深夜時，大家都因外面寒冷而勸你回房去睡。你不從。我們也曾恐嚇你，說你再不進來我們要把露臺門鎖上了。你動都不動，還是痴視着空間的黯黯。大家終於放棄再勸你，個別睡去，門也不鎖。躺在舒適床上的我，猶如躺着釘床，良心的譴責叫我輾轉難眠。結果，我踢開被單拿了枕頭跑到露臺，就在你身邊睡下，也不去勸你，不去騷擾你。不知過了多久，你想通了？你知道你不能現在就放棄你的生命你的生活，你不能向和你開玩笑的命運投降，你悄悄地推開虛掩的門，默默回房爬上自己的有欄杆的床去。你又一次孤寂地克服了你生命中的一個危機。

你年紀還小時，身體也比較壯健。晚飯後你常愛踏着一輛三隻輪的小小的腳車，繞着門前的小道轉圈子。哥哥姐姐也時常愛騎了他們的高高的腳車假裝在追你，撞你，或是假裝把腳車踏落溝渠翻倒，逗得你哈哈大笑。太緊張時你會恐慌地踏你的腳車到草坪上去，大叫唔愛搞唔愛搞。你姐姐彈鋼琴時你喜歡坐在琴邊，出神觀察姐姐的十指靈舞琴鍵上，或是痴瞪着空間，全神貫注聆聽。原來你也聰明，姐姐彈的曲子你竟能暗中熟記，她們祇須彈出一首曲子的幾個調子，你便能很快並很準確地把琴譜翻到那首樂章去，然後躊躇滿志，哈哈得意歡笑。姐姐並不是家裏唯一的撫琴者。你也能彈，彈得比她們更快、更響、更勤，祇是——今年年初的你已沒那種氣力與心思打開鋼琴，你會坐在琴邊，垂頭喪氣。姐姐也出外唸書去了，家裏沒誰能再彈鋼琴給你聽。而那輛三輪腳車在貯物室也不知披上了多久塵埃了。

你八歲那年，爸媽決定送你到學校去。爸爸一直都想把你送到一間正式式有許多正常活潑的小孩的學校。可是有那間學校願收留你呢？結果你被送到一間遲鈍兒童學校去。我回家渡假時，每天載送你上學接你放學，那時候我才開始發覺世界上像你這樣的孩子真不少

。你知道你比你的好多同學更幸運嗎？因為你還有個愛護你的家庭。祇惋惜你一直帶病生活，不像你的同學那麼強壯能跑能跳能打架。

大概是四年前，爸媽終於獲得一間義學的掛准，讓你到那兒去跟一年級生同班上課。你不能讀，目的祇是借此機會好讓你多接觸正常的孩子。因為你的教室是在樓上，爸爸還特地請了水泥匠在樓梯裝上個扶手。通常我祇送你到校門，那天我把你送到樓梯口，看着你一手挽着書包，一手扶着樓梯的扶手，一步，一步，很仔細，很小心地走上窄窄的樓梯。忽然，一小孩從我身後閃出，盲目地往樓上衝，差點就撞着身重脚力弱的你。你趕忙閃往一旁，緊握着扶手，望着那小孩衝上樓後，你站在樓梯邊了一陣，才又一步，一步拾級而上。或許你不知道我正站在樓下看着你，或者你知道，可是你不願意、或是不能轉過身來向我求援。你才走了三五級，又一小孩「呼」聲從樓上出現便要往下衝了。你又嚇了一跳，祇好再緊緊握着扶手站定不敢動，讓出足夠的空位來讓小孩先過。上那短短的樓梯，對你來說是多麼費神多麼驚險。那天你上樓時的情景，我是不可能忘記的。從此，我送你上學或接你放學時，便盡可能把你送到樓上去以及到樓上去接你，免去你心靈上的折磨。在家裏，你要上廁所所有人照顧，病痛時有人照應。可是你在學校那幾個小時，你得學習自立，你得照顧自己。我不敢想像，你要上廁所時又得接受何種精神上的折磨。我知道那間學校的廁所並不甚光亮，地面也總是濕漉漉的，那兒更沒有可以供你坐着的馬桶。你無論如何是不能蹲着，因為那對你來說太危險了。一天下午，我提早到學校去等你放學。那天最後一課剛好是體操，你和同學都在籃球場上。男生在球場奮力爭球，女生在跳繩在追逐。唯有你，孤獨的靈魂，站在球場邊，眼巴巴望着你的同學在快樂嬉戲。陪着你的祇有你的書包。（那天你又有那些書本讓同學拿去了？）我在遠處看你，可能你也看到我了，可是下課鐘還沒響，你不願先回家，你甘願在烈日下在球場邊站着，直到教師扶你到一張石椅去時你才有個歇腳的機會。下課鐘響過，你待其他同學先散開離去後，才提起書包，匆匆促促走向我牽着我的手。哦！你果然早已發覺我了。我牽你到冰水攤，你從衣袋掏出一角錢放到攤上，你也不必出聲，小販便掐了杯橙水給你。你大口大口喝完水，長鬆了口氣，拉着我的手走向車去。

智弟，你雖不是個大智大慧的人，卻是個堅強的勇者，勇於生活，勇於面對自己充滿缺

陷及被許多人卑視的生命，知道即使是你那種對社會無奉獻反而是累贅的生命，也是十分值得活到其飽和點。——恕大哥不能把這幾句話說得更清楚更好。

一九七八年八月一日，我在墨爾本接到爸爸的來信。他說：「阿智病很重，已到腎病末期，進醫院二個禮拜了，前兩天呼吸困難，胸部膨脹，手足僵硬，下唇縮起伸出舌頭，眼瞪臉青，十分痛苦。母親哭了，父親也流淚了。看到這種慘狀，父親只好喚祖父母外婆來把他帶去，免去痛苦。醫生給他打針，父母和秀雲表姐妹不停在他胸部按摩幾點鐘。第二天睡醒了，在旁看他的是舅母，他叫：『舅母，媽媽呢？』從此又安祥了許多……」

同年同月十日，你大嫂的家信說：「八月四日下午二時半，廣智去世了。」當天，我在日記裏記下：

「朱廣智去世了。朱廣智是我的弟弟。他，已經去世了。」

做大哥的不能在他身邊見他最後一眼，以及讓他見我最後一眼，這是我的遺憾。

智弟生時雖然天資不比我們聰明，一出世便染上腎病，可是他卻也勇敢地活了十六年。他短短的一生給我們帶來不少煩惱痛苦，他也曾給我們帶來不少歡笑與快樂。更重要的是，他的生命已給我們這家人帶來了生活上及生命上新的意義。他使我們知道何謂痛苦，同時也教導了我們如何去堅忍吃苦、如何去勇敢地面對殘酷無情的人生，去愛惜自己的生命，去奮鬥。他的生命更使我們睜開眼去發覺世間上還有許多像他那麼樣不幸的孩子，叫我們去同情和愛護他們。

如今智弟雖已去了，我們卻可以無愧地告訴自己說總算放下個擔子，因為我們對他已盡了我們的責任，使他快樂，要他好，不會遺棄過他。」

因此，接到智弟你的噩耗時，我沒流淚。我祇在晚上閉燈後躺在床上時追念你，想着你生時快樂時咕咕的歡笑，以及受委曲時兩眼含淚，欲訴無能的痛苦及憤恨的表情。當然，我不能說我們不會打過你責罵你，因為我們畢竟還是有血性的人。然而，我相信我們從來不會無故為難過你，轉移煩惱憤怒到你身上去。即使是最小的天弟和小表弟也知道如何去愛惜你。還有剛去世的外婆雖封建迷信，也從來不會因為你的缺陷而虧待過你。在大家心裏，你很正常，有吃有玩時你都有份。你病危醒來時不見媽，會問：「舅母，媽媽呢？」你愛媽媽之

心還用我多說嗎？要不是媽媽已愛護了你照顧了你十六年，你會在那個時候說出那句話嗎？爸爸在信上會說：「明知不能救而救之。」他見你受苦他會流淚，這不是愛是甚麼？爸爸昨天的來信說：「猶記得去年父去香港臺灣回來……，祇有阿智開了鐵門拉着爸爸的手說『爸爸轉，爸爸轉』。現在永不能聽到此簡單親切的話了。……每一念起阿智，父便兩眼流淚了。」智弟，你又教導了我們甚麼是親情之愛。智弟，大哥敬佩你。

祇是，我想知道你最後一次瞞上眼睛時，你心裏頭是否會想念着在外唸書的大哥二哥和兩位姐姐？

智弟，希望你能好好和比你先去的三姐及七哥，在你們熟悉及疼惜你們的外婆的照顧下，繼續勇敢並快樂健全地活下去。這兒快是春天，這間大學醫學院園裏的花開得很紅了，你們能看到嗎？

智弟，大哥會永遠懷念你和三妹七弟的。寫到這兒，我的眼淚快要流出來了。

大哥字

一九七八年八月十五日

掠影

望儒由博物院出來時天落着雨。是那種教人氣也不是惱也不是的綿綿小雨，絲絲縷縷晶瑩的尼龍線由天空直拖下來。因為細，又像是雪，而且希望是。他背面巍峨的灰白色的博物院，從遠處望過去，像極一隻肥壯碩大的不知名怪獸。院裏頭裝了冷氣，原來的七色玻璃格子長窗，都用水泥封死，成爲一塊塊較暗的顏色。竟然是一隻瞎了眼的獸。大門口上頭掛着一條布帶，剪了許多透風小圓洞，血淋淋用紅漆寫着：法國現代畫展。也不知是用那種牌子的漆，臉色脫得這般厲害，字字行行都痛苦地流着血。

望儒聳着肩，撐着傘，十分風塵的步上半圓形的瀝青路。路旁種着一叢叢肥矮的植物，半黃半綠的葉，足有巴掌般大。他走過車站，腳高腳低踏着一窪窪積水，似小覓食的母雞，一步一步，皆千思萬慮而後行。他的褲管一下子便濕了，緊緊貼在小腿上，寒絲絲的，似一塊冰凍過的肉。車子在另一邊路上風馳電掣而過，劃過冷流，劃過風雨，都是一隻隻四散逃亡的鼠。

雨開始下大了，望儒用力握着傘柄，以一種較爲快速的步伐往前走，不再小心翼翼。因爲走得快，不得不挺直背脊，這一來，倒像是十分有型，十分有架勢的紳士，急著趕去開會

的那種步伐。兩隻活動在固定畫面上的腳，看着令人頭暈。此刻他的腦裏，達達轉着許多念頭，都是一張張的畫，近的、遠的，轉過一幅，又是一幅。

方才望儒在博物院畫廊裏看到幾幅靜物，寫實又有點工筆的油畫，老是輕描淡寫不着痕跡的在畫裏頭加隻小小的昆蟲。或是爬在蘋果上的螞蟥；或是停在銀色餐刀上映着倒影的甲蟲；或是伏在粉色燈罩上的飛蛾，都是那般安祥的留在畫布，享受着自己點綴的功勞。望儒十分欣賞這位畫家，並且高興有人對生命的熱愛。一面看，一面露着笑容。美麗的事物，對他總有某種的啓發能力，一步步引他陷入無法自拔的自我之中。

當望儒看到最後一幅時，突然想起自己許久沒動筆了。最近一次，還是去年的事呢。去年八月，他畫了一幅膠彩，對街一間小食店。其時因政府要擴建馬路，對街的店剛好劃定範圍內，便被迫遷移，店內的桌椅櫈櫃，都被搬走，餘下東一堆西一堆舊報紙之類的雜物，以及積在地面上厚厚的塵，給人一種荒涼的感覺，猶如劫後。當時望儒正好閒着，便拿了木板紙筆，坐在街面上畫。他動筆時是下午，天空浮聚着大片大片的雲塊，陽光穿過雲間空隙，斜落下來，各間店面頓時燦亮無比。街上行人，和叮叮鈴鈴的腳車，皆無聲無息輕貼在店面玻璃窗子上，悠閒流過。似上演着一幕幕的啞劇，觀者欣賞別人，演者欣賞自己。店門口散亂放置着特大號的百事可樂空瓶，和裝它們的空箱子，也都在陽光底下亮得褪了色，如同透明一般，留在那兒輕微地呼吸着。連同精靈無比的塵，亦興奮的上下飛舞。感覺似一隻按在胸膛上的手，隨着一呼一吸規律的節拍，溫柔起伏。心房在一旁極小心地跳動，蹣手蹣足的，幾近於零。望儒十分驚奇陽光所帶來的生命力，似仙人那種不可思議的法力，點活了一切。他快樂地描繪着，手指熟練而敏捷地壓擠一筒筒渾圓肥滿的膠彩，大片塗上。他慶幸膠彩的易乾性，令他能在這一切生命未曾消失前，永恆地保留了另一段自他筆觸流出的生命。他在畫中運用大量的藍，深深淺淺，以致通幅畫看起來像浮了一層透過藍色玻璃糖紙的光，那種明麗，甜而虛幻，完全不給人一種實在的感覺。那時，在望儒眼中，藍色是思想的色素，代表生命。而思想是一種遊動着的神秘，是眼珠深處的一點，傳達着心底的話。

望儒走到一間百貨公司門前，停下來瀏覽窗面的陳列物。裏頭冷氣不斷襲過來，夾着一股新布料的味道，似刨留下來的木屑，乾而爽。他立在寒飈飈的涼風中，寬大的白紗麻織衣

服被吹得往後扯，絲絲索索，很瀟灑地在背後形成一個袋形。冷氣流過他的臉，髭鬚替他蓋上一層膜，緊緊地套住，一下子便起了雞皮疙瘩。他反而不願意走開，心裏頭有一種自我摧殘的快感。

他其實有點兒怕週末上街。小小一塊土地，住着二百多萬人口，有着太少大衆化的娛樂場所，卻太多無聊的人。大家一窩蜂跑去看『週末狂歡』，一窩蜂上百貨公司週年大減價聖誕大減價清貨大減價，然後一窩蜂跑去打保齡球。人羣似無孔不入的水流，無端端被沾濕一身，說有多討厭便有多討厭。況且置身於這些倉惶的人羣中，難保不叫他遇見熟人。望儒就是有這麼一點點的虛榮心，時常爲自己製造神秘感：戲開場後五分鐘才入場，散場前五分鐘便離開。永遠不知道結局，永遠生活在朦朧之中。自己後來想像的情節，也總是一些佈滿了水氣，半明不昧的景像。

百貨公司內人影綽綽，日光管盡情閃耀，青白病態的光，遞向盡情購物的人羣。原本像他一樣跑來避雨的，也加入行列湊興一番。店裏頭售貨員忙得不可開交，應付這一大羣沸滾的顧客，實在是件吃力的事，又要笑臉迎人，又要小心遊說，百般譬喻，解釋大號的如何縮水，小號的如何擴大。收銀員繁忙地數着不屬於自己的鈔票，冷氣這般冷，還是淌着汗，近門的兩個售貨員一面摺疊被翻亂了的衣物，一面埋怨。其中一個嘆了一口氣，說：「還是從前做學生時較好。」望儒剛巧聽見這一句，不禁呆住了。這名詞對他來說，就似投在牆上的幻燈，瞧得見，而摸不着。他突然轉過身來，將身子背向行人道，整張臉幾乎要貼到玻璃面上去了，口中的氣，噴上滾了一大片，細細的鼻端，輕微地觸着，一點一點的，傳過絲兒的冷，就似小狗濕搭搭，冷冰冰的鼻尖，剛好對準了他。

望儒時常便是以這種不自覺的，閒得無聊的姿式站立，似一隻屹然的企鵝，十分自我，有一種拒人的冷漠。

一對情侶帶着笑語擦身而過。這般熟悉的聲音。望儒臉上的涼意突然流到頸子後邊去，呼吸隨着粗重起來，「不是他罷？不是他罷？不會這麼巧罷？」心中頓時轉過千百個念頭。那男的剛好回過頭來，果然不是。望儒吁了一口氣，卻隱隱有點不是滋味的失望。那男人看了他一眼，奇怪爲何這人站得如此貼近窗面，順手又拉了拉身旁的女孩，示意她瞧。望儒感

到被侮辱了的憤怒，他實在不能忍受人類極不禮貌的好奇。同時他亦恨這男人，竟令他想起了一個他不願意想的人，陳任光。望儒出力地摔了摔頭，似乎這樣便可以將腦裏想的東西摔掉，卻撞到玻璃窗上去，「咯」的一聲，着實不輕。他低低地咒了一聲，轉過身來，決定回家。

巴士車踉踉跄跄在淒風淒雨中行駛，望儒坐在車尾，車子抖得厲害，一些記憶都被震得流瀉出來，淋得他滿頭滿臉。

任光和他，是服役期間的同事，大家算是營裏較談得來的朋友了。任光負責公文信件，望儒則帶領一群無法無天的小兵。他對付那一群在外頭有黨有派的手下，且有一套手法，軟哄硬騙，虛虛實實，將他們治得服服貼貼。任光相當欣賞望儒的領導能力，近乎崇拜。他們閒着無事時，也不回家，留在營裏的俱樂部打桌球。一顆顆鮮艷奪目的彩球，在青絨布上噹啷叭啷滾動。天花板上吊着的探照燈，強烈耀眼地刺射下來，任光在燈光下顯得異常青白，似被人抽光了血的屍，連眼珠都呈現着一片灰白，一種敗壞的顏色。任光耐心的教他如何推如何敲，身上的那種洗澡後的肥皂味，淡淡的，若有若無地傳過來。望儒有一種真悅，畢竟是熟悉的氣味。

望儒記得任光和他談他妻子的那個晚上，天空沒有星，也看不到月，想必都被雲層遮蔽了。收音機亮着的一盞小藍燈，有水樣的波紋，隨音調的高低而波動，似一朵燃燒的火焰，幽幽的，柔情萬縷的扭曲着身子。收音機裏的男人用細沉的聲調，重複唱着魔鬼如何以兒童的戰爭玩具作為與世界談和的條件，依依濃濃，字句都不怎麼清楚。似一隻在耳旁繞繫的蚊子，有一點不耐煩，卻也懶得趕它。任光拿出一大疊相簿，都是他在英倫時的照片。最後一本，則全是他妻子的。他指着一張張的照片，說：「這是我妻。這是我妻。這是我妻。」當時表情木然，像是在介紹一位毫不相干的朋友。他沒說如何認識她，又為何這麼早婚，望儒也不敢問甚麼，輕點着頭，一頁一頁地翻過去，十分緩慢地翻，十分用心的樣子，像是怕看不真切，怕遺漏掉甚麼似的。

任光的妻，在英國學護理，長得眉是眉眼是眼的，最令人開心的還是嘴角上的二顆酒渦，不笑時藏在眼裏，笑時便蕩漾開來，一圈一圈，直擴得老遠，四周的人，也都連帶沾上了

她的喜悅。望儒祇不過看了她這些照片，便能斷定這是個樂天派的女人。望儒想對任光說。「你妻子長得真漂亮。」結果還是沒說，因為這種說法太假了，令人覺得他在敷衍。此時他若是擡起頭來，必然會發覺，在任光望着他的眼睛深處，有他心中那藍色的一點。

任光房內七十五火的燈泡，不是很亮，故顯得極之金黃。又因為開了風扇，扇翼飛快的旋轉，似用拇指急急翻着的書頁，那種極快速的一下下的明暗，令得坐在燈下的人都恍恍惚惚起來，似乎並不是活動在空氣裏。燈光映在任光臉上，水溶溶似浮了一層金液，似一個莊嚴的神像。之後他們談了許多，自身的和其他，然後談到生死問題，望儒十分興奮，他一直渴望有人同他討論這切切相關的問題，終於找到了。任光滔滔發表着自己的觀點，唇上的鬚子隨一張一合的嘴上下聳動，若有生命一般。望儒不禁伸過手，觸摸任光的鬚，問：「長着它們是如何的一種感覺？」任光似受了極大的震動，身子顫抖了一下，擡起眼來，深深地望他一眼，並抓緊他的手掌，手指深深掐下。任光眼裏又閃着藍色的光芒，幽幽的，似收音機的小燈。「你是嗎？」任光問，頓了一頓，藍光閃得更亮了，而房內的燈光似乎黯了下去，「你是嗎？」

望儒覺得這一切必須停止。他怎麼也沒料到，任光竟陷得這麼深。或許是離開妻子太久的關係，又或許是另一些他不為望儒所知的事故，影響了任光。望儒深深覺得，這一切必須停止。於是往後的那些日子，他們的談話，總是輕飄飄的，問一句答一聲的，永遠碰不着邊，永遠沾不上望儒。「爲甚麼這樣？爲甚麼要這樣？不是好好的嗎？」任光十分激動的，近乎哀求的問，望儒真的狠下心來，不再理他，服完兵役之後，更直接斷絕了來往。所以他一直拒絕想起以往的日子，拒絕想起任光，便是因爲這些人與事，提醒了他污穢的另一面。每想起一回，便令他下一回地獄。

驀地望儒想起，原來他那一幅『生命之店』的膠彩，便是送給了任光。他在一角簽名時對任光說：「他日我要成了名，這畫可賣好幾千元呢。」任光用力點一點頭，表示相信。望儒很少將自己的畫送給別人，尤其是喜歡的，可是當時，對於任光，卻是例外。「不知他還收藏着嗎？」望儒想。

望儒回到家時，已是六、七點鐘光景了。天色漸漸清淡下來，一整片淺紫，由西方逐步

加重，愈往東愈成純藍。此時室內反而暗了，似籠罩着一大團灰影，鬱鬱塞在廳，給人一種啞然而窒息的感覺。牆角的日本傘大大地張開，本來是放在那兒讓它滴水的，現在乾了，卻也懶得收去。從望儒這個角度乍看，倒似一隻伺機伏着的大黑蝙蝠，外人不明它停伏的動機，疑惑之下，更充滿神秘。

望儒無聊地躺在沙發上，看着廳堂內那種屬於時光的變化。今日是十五，迎門神案處亮着一盞通電力蓮花托長明燈。昏昏的血紅色，映在觀音娘娘臉上。這座神像供了有整二十多年罷？他祖母一直都是那麼誠心誠意的拜神，而望儒則是最近才對這屋全身的木雕佛像感到興趣。神像是一座七手八臂的觀音娘娘，和祥地低垂着眉，背後十多隻手菊爪一般地散發開來，不辭勞苦高高舉着錦旗、寶劍、寶印、和日月。避邪鎮魔。寶物都細緻無比，若是細心看，還可以發覺藏在袍底的足趾，皆清清楚楚地刻了出來，可以想像到刻時的心機。望儒看着因室內漸暗而轉為刺目的紅燈，望着投在牆上的手影，一條條拖得長長的。它們重重地印下，擠着血色的牆，造成一種詭異的氣氛。他望着觀音娘娘緊握的拳頭，心底有一陣說不出來的恐懼，髭鬚每一拳都掩藏着無數為人不知的幽魂，掙扎着要逃出來。那些手影看着更為恍惚，一隻隻隱隱約約便舞動起來。望儒驚得引身彈起，急急按下電掣，整間廳堂頓時浮上一團白光，蓮花長明燈的血色反被沖淡了不少。這種情景，倒有點似鬥法的味道。望儒想着，臉上不禁浮上一抹古怪的笑容來。

觀音娘娘面前擺着二盤肥大的金山橙，一小杯「聖水」壓着黃符，符上塗着歪歪斜斜的咒語，似一隻隻的蚯蚓，激動地扭曲着身子。誰也看不懂符上的文字，包括寫的人。水杯上浮着一隻飛蛾的屍身，看樣子才窒息不久，連翅膀都未曾濕透。神像二旁則擺着一些零零碎碎的銅叉銅筒，擦得發亮，也不知有何作用。望儒立在神案前，呆呆望着，突然發覺紅色竟然是這麼一種無限性感的顏色，尤其是那種暗暗的朱紅，似將乾未乾的血，濃濃地凝結，並且有一點點的邪氣。因為自覺不是一種正經的顏色，便更有接受它的理由。

突然望儒走進沖涼房。裏頭的鏡立時映出一張出奇蒼白的臉，連雙眉都沒了的色，祇有兩眼出奇明亮，興奮而激動。他拿起了刀片，刀緣在燈下發出凜冽的光，映在臉上，他的呼吸更急促了。刀片輕輕劃過指尖，一串血珠立時湧出，鮮艷奮目的紅，此着撲鼻的氣味。他

又再劃了一道更深的口子，朱紅的血流得更多了，沿小臂蜿蜒游至肘部，若有生命的蛇。望儒咬一咬下唇，目光更熾烈了。沒有比這一刻更能令他感覺到生命的流動，生命自他體內流出，呈現在他眼前。鏡中人的笑容顯得更古怪了，祇有頸旁赤跳着的青筋，顯示了他內心不知名的興奮。他側過頭，脈管顯得更凸出了，他又拿起了刀片……。

望儒醒來時頭還是陰側側的痛着。昨夜一整晚都沒好睡，許多人與事，現在回想起來，不無惆悵。他活動活動拉得僵緊的頸，心中想到：有一個稍為關心自己的人，總是好的。

疑雲譯

Jumanoh Abd. Bunga 著

我所遺棄的城市

—— 這個短篇小說曾獲馬來西亞理科大學所舉辦的一九七七、七八年度短篇小說創作比賽的第二名。（譯按） ——

我非常喜歡那座城市，我愛上它，它給予我生命上的安全。

祇因為我愛它，喜歡它，我被迫遺棄它。那座城市將會倒塌、粉碎、毀滅；不然它也會像馬六甲城一樣地毀壞，像哥打魯木那樣地倒塌。它會成為不被人瞻仰的墳墓。

我不願看到悲劇發生，我不忍心看到它粉碎與毀滅的那一刻，於是我遺棄了它。

現在，那座城市已遠遠地離開我，遠離我的眼睛，我不再想到那個地方去了。

「這座城市會毀滅！」這聲音在我的腦海中盤旋着。

「不！這座城市不會毀滅！」一個娼妓的聲音刺入我的耳朵。

「我說，這座城市會毀滅！這座城市會毀滅！」

「不！我說不！這座城市會繼續生存下去……這座城市會繼續呼吸，這座城市……」

「這座城市會毀滅！是不？」

「誰說這座城市會毀滅？誰說的？」

「我，是我說的！這座城市會毀滅！」

「你？」

「是的！我！」

「你是誰？」

「我？我是一名曾經跑遍每個城市的海員，我知道。」

「你來過這裏幾次了？」

「是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

「於是，你說這座城市會毀滅！」

「是的！」

「爲甚麼？」

「因爲你們的同類太骯髒！」

「我以及我的同伴太骯髒？」

「有過而無不及！」

「真的那麼嚴重！」

「是的！妳看看你的軀體罷，裏面有 Gonorrhea, D.Syphilis，也有越南玫瑰！」

「你的話太過火了，親愛的海員！」

「這是事實呀！」

「你的話也許是真的；可是，你知道嗎，那些病菌就是由那些像你這樣的海員帶來的？」

「妳撒謊！」

「你不承認？」

「不承認！」

「爲甚麼？」

「妳要是不相信我的話，何不叫妳的朋友，住在這小巷內的朋友去看看醫生，把大腿張

開來，讓醫生用顯微鏡照看，醫生將會搖頭嘆氣的！」

「爲甚麼要這樣做？」

「妳是娼妓！妳把金錢看得比這座城市更重要！」

「可是，現代人所追求的不是金錢嗎？」

「不錯，可是妳知道嗎，由於金錢的緣故，這座城市快要倒塌、粉碎與毀滅了？妳知道嗎？可惡的娼妓！」

「啊！你們都是魔鬼！跟你說話，就好像跟瘋人說話一樣！」

「我並不瘋呀！」

「你是瘋狂的海員！是嗎？」

「妳侮辱我，可恨的娼妓！」

「可是這也是事實呀！」

「妳說這是事實？」

「是的，海員！」

「妳是愚蠢的娼妓！」

「別管我是甚麼！」

「讓妳跟這座城市一起毀滅罷！」

「不！」

「妳不相信我的話？」

「不相信！」

「妳看看你的軀體！妳看罷！再看看那邊罷！那些坐在牆頭上吸毒的青年人。看罷！可敬的妓女！」

「那是他們的權利，那是他們的世界，讓他們去罷！他們不會把這座城市毀掉的！」

「可是，妳知道嗎？那是粉碎和毀滅的預兆呀！」

「算了罷！博學的海員，你最好即刻離開這骯髒的小巷！你在這裏祇令人傷心而已。」

「妳不必命令，我也會離開這座城市的。」

「當你滿足了以後，你就離去，對嗎？」

「妳說滿足？」

「我的意思是說，當你的性慾獲得滿足以後。」

「可惡的娼妓！」

「海員呀！一隻狗碰到了一堆糞，即使不吃也會嗅一嗅的。」

「妳拿我來跟一隻狗比？」

「如果你有這樣的想法，由你罷！」

「妳該死！該死！」

哦！我是在做夢罷！白日作夢。我揉揉我的胸部，我搔搔頭皮，我仰起頭來。天上的鳥雲在移動，隨着風勢在急速地移動。

我看看我的四周。樹葉在搖動，垃圾四處飛揚，有的黏在茉莉花的樹枝上；茉莉花也散落在地上，有的被風吹得四處飛揚。

可是，那座城市在哪裏呢？那個妓女跑到哪裏了？

這些都不是被我遺棄了的嗎？是的！不錯。

可是，爲甚麼這些都在我夢中出現？爲甚麼？

難道我真的是發瘋的海員？難道我真的是帶着病菌來這裏的海員？這都是真的嗎？

我爲這些事件所煩惱。大雨傾盆而下，電光閃閃，雷聲隆隆，大風呼呼。

這些在我心靈上起不了任何作用。我繼續未完成的航程，我繼續向前；但我不知道我的目的地何在。

黃昏來臨了，雨也停了。我感到寒冷，就停在一棵樹下，把衣服換了。我把濕的衣服弄乾後，就披在樹枝上。

我從膠袋內取出日記簿以及一截短短的鉛筆。我這樣寫道：「我親愛的！假如明天我見不到這個世界，請在上帝所賜與的這個世界上的每一個城市裏尋找我的足跡，問問每一個跟我發生過關係的妓女，我這個海員究竟是誰？」

我重把日記簿放入膠袋內，然後繼續我的航程。城市已離我越來越遠了。

晚上我聽到蟋蟀與蛙叫聲，我看到露水落在葉片上所發出的閃閃的明亮。在這茫茫的旅程中，我有渡日如年的感覺。四周都是海水，但不能飲用。

第二天，我又來到一座城市。我不知道那座城市叫甚麼名字，整座城市顯得冷冷清清的，有如巨鵬鳥侵襲過似的。

我感到很疲倦、飢餓、口渴。我沒有能力繼續我的航程，我倒臥在一間高樓大廈的五腳基上，糊里糊塗地睡去了。

當我醒過來時，已是日上三竿了。整個城市都從熟睡中甦醒過來。我抹我的臉，揉我的胸部，摸我的肚子；我抬起頭來，我覺得喉嚨有點兒刺痛。

我爬起來，摸一摸褲袋，還有數枚硬幣。我得找些可以充饑的食物。

在一間印人的咖啡店裏，我把所有的硬幣換取兩片麵包和一杯奶水。

吃了早餐，我繼續向前走。我走到一條小巷內。左右的小溝吹起陣陣令人作嘔的臭氣，污水塞滿溝渠，垃圾積滿地上，蒼蠅到處亂飛。

我小心翼翼地跨着步，深怕踏到痰液或玻璃碎片。

「嗨！海員！你來這兒幹甚麼？」

「你！」

「是的！我。」

「可是，你爲甚麼會在這裏？有甚麼目的？」

「你看看這個罷！這是你的嗎？」

「你在哪裏拾到的？」

「在一棵向西的茂密樹枝上拾到的。」

「你想還給我？」

「不是！」

「爲甚麼？」

「因爲你這件衣服有太多的病菌，有 Gonorrhea, V.D., Syphilis，還有越南玫瑰。」

「可是這是我的東西。」

「爲了你的安全，海員呀！我不想還給你，還是讓我穿着罷！」

「妳瘋了？」

「瘋？你說我瘋了？哈哈——」

笑聲很長。很可怕。我的毛管都站起來。

「妳笑我？」

她的笑聲突然停止。我靜靜地觀察她的舉動。她在我的衣服上彈掉什麼東西似的，然後回過頭來對我說：

「如果你今晚有空，請到我家來，屆時你會看到從未見過的盛會。」

「我不想參觀盛會，我祇要回我的衣服。」

「爲了這件衣服，今晚你必須來我的家。怎樣？同意嗎？」

「好罷！妳的家在哪裏？」

「哪！這是我的地址，晚上八點以前歡迎你光臨。」

她把一張藍色的紙丟給我，接着消失不見了。我錯愕不已，想呼喚她的名字，卻發不出聲音來。我以顫動的手拾起她丟下的藍色紙張。那張紙上這樣寫着：

和平城

神奇灣

天堂路六六九九

魔鬼大廈

我滿頭霧水。這是甚麼地址？她是有意戲弄我？或者有意爲難我？

下賤的女人。

晚上八時正，我來到她的家。

她的家很大，兩層樓，油上白漆，四周都種滿花草；但爲甚麼顯得那麼清淨。她說過的，今晚會有盛會。

我站在白屋前，整理一下肩上掛着的塑膠袋，然後走到門邊，按一下門鈴。沒有回音，

我又按一下。

門慢慢地開了。一個小孩子出現在我面前，他靜靜地看着我，臉色很蒼白，眼圈兒紅紅的，瀉着淚水。

「叔叔要找母親？」

我怔住了，站在我面前的小孩是她的兒子？

「母親在裏面！叔叔！母親生病！」

「你的母親生病？」

「是的，叔叔！」

那孩子走進去，我跟隨在他後面。來到一個接連房間的門檻上，我站住了。眼睛向四下裡掃視一下。

在一張鐵製的床上，躺着一個女人。那女人注視着我。雖然她的臉色蒼白，可是目光銳利，好像要把我活活吞下去似的。

「進來罷！海員！不要擔心，不要害怕！」

「可是……」

「說實在的，今晚本來有一個盛會，因為我身體不舒服，所以取消了。」

「我不希望參加那個盛會，我祇是要拿回我那件衣服。」

她哆了數聲，呼吸顯得很困難。那孩子在為母親撥開垂在額上的髮絲。

我走進她的房間。

「這孩子是誰？」

「我的孩子，為甚麼？」

「他父親呢？」

「沒有父親！」

「不可能！」

「他的父親是一位海員，像你一樣四海為家，每到一個碼頭，就玩弄每一個妓女，然後，這就是結果。」

「不是每一個海員都這樣。」

「事實上，我所見到的每一個海員都是這樣的！」
「包括我在內！」

「也許！」

她又咳起來，呼吸急促。我靠近她。

「妳要看醫生？」

「不要！」

「可是妳的病……」

「我很快就會死去。」

「不要說這樣不吉利的話。」

「這是醫生說的！」

「甚麼……」

「等一下你就會看到死亡的情形。等一下你會看到一個下賤的婦女死亡的一幕。這樣的死亡將會使你們這些上帝的寵兒感到滿足。」

「妳還記得上帝？」

「幸福的時候，我忘了祂；像現在這麼痛苦的時候，我會想到祂。」

「感謝上蒼！」

「我有遺言要告訴你，海員呀！」

「遺言？爲甚麼要告訴我？」

「你是我最愛的一位海員！」

「妳說謊！」

「上蒼作證，我沒有說謊！」

她爬起來，雙腳垂在地上。

「這間屋子以及屋內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我是用我的血汗錢買來的，我是以我的尊嚴

和肉體換取得來的。當我死去以後，你和我的孩子就是它的繼承人。」

她站起來，牽着孩子的手，走到櫥邊去。

「請過來，親愛的海員！」

我走過去，她拉開抽屜。

「你看罷！親愛的海員，這些是什麼東西呢？」

「錢！」

「這些錢都是我辛苦賺來的，等一下，它會成爲你們兩人的財產。」

「不要，除了我那件衣服以外，我甚麼都不要。昨天你拿去的那件衣服在那裡？」

她看看我的臉。在那蒼白的嘴唇上掛着一絲微笑，接着她握住我的手說：

「不要做傻事，海員呀！我祇是想幫助你。我知道你經歷了不少苦難，我不想從中獲取

甚麼酬報，除了……」

「除了甚麼？」

「請你照顧我的孩子。他是個不幸的孩子，無親無戚，又沒有朋友。」

我看看她身邊的孩子。

「好罷！我會像照顧自己的孩子一樣地照顧他！」

「哦！謝謝你，好心的海員！」

她緊緊地摟住我，我也摟緊她；眼淚不住地從我眼角邊淌下來。是悲痛的眼淚，抑或是快樂的眼淚？我一時分不清。

她忽地咳嗽起來，呼吸更加困難。我扶着她，讓她躺在牀上。那孩子就坐在她的身旁。

「這是我最後的要求……」

「對他說罷！」

「難道你不明白，親愛的海員！」

「是，是！我明白！」

我握住她的手，我唸了兩句『可蘭經』上的語句；她以顫動的嘴唇跟着我唸，她重複地唸了好幾次，強而有力。慢慢地，慢慢地……她的聲音停止了，頭跟着垂下來。

「媽媽！」

孩子抱住母親的身體哭泣起來。她斷氣了，我安慰他；然後從櫥裏取出一條巴迪布蓋在她的身上。

驀地，一種臭味刺入我的鼻子，是一種濃液的臭味道。我搜尋臭味道的來源，但找不到。我揭開蓋在屍體腳部的巴迪布。哦！我悚然而驚，毛管都站起來。

那死去的女人的大腿上，有一堆堆的蛆在蠕動着，無數的蟲蛆從她的陰戶內鑽出來，我不曉得該怎麼辦，我再次把巴迪布蓋在她的腳上。

我走出房間，讓孩子獨個兒陪伴他的母親。我站在梯口上。對面的回教堂，圍集着不少人；也許他們才上完晚禱這一課。

我想到回教堂去，在跨過馬路之前，我回過頭來看，令人驚奇的事件發生了。大火正在燃燒那間白色的屋子。

大火把四周的空間照耀得如同白天一樣光明。我不知該跑向哪裏？先去回教堂？還是先去救那個孩子？想叫救火車，又沒有電話。我一時作不了主。

我呆呆地站在那兒，眼巴巴的看着大火在吞噬那間屋子。看熱鬧的人越來越多。

「叔叔！」
我被這喊聲驚醒過來，那孩子正在同着我跑過來。我抱緊他。我在他的左腋下摸到了一件東西。

「哦！這是叔叔的衣服！」

他把衣服還給我，我把他抱得更緊，我深深地愛上了他。

大火熊熊燃燒着，瞬間把整間屋子燒平了。濃煙滾滾而上，火舌衝天。到了半夜，整間屋子都被燒成灰燼；所有遺留給我的東西，全都化為烏有。

對於死去的人，我祇有唸經祈禱，祈求上蒼寬恕她的罪過，把她安置在上蒼所愛的人的行列中。

曙光初現，我又繼續我的旅程。那孩子跟着我一起離去。

我離開了那座沒有名字的城市，從此以後不再踏上它的土地一步。

陳鴻洲譯

新作家行列

馬來文學講座（之七）

主席：今天我們談第七講。在這一講裏我們將討論另一個在印尼誕生的最重要的文學團體，這個文學團體叫做「新作家行列」（Angkatan Pujangga Baru）。先談新作家行列誕生的因素，接下來再談新作家行列與編纂局的不同點，最後談新作家行列的主要作者以及他們所具有的二元化思想。

現在先談第一部份，即新作家行列誕生的因素。阿末兄，請！

阿末：主席先生！爲了研究新作家行列的誕生，我們得回頭看看編纂局。編纂局的確曾爲印尼文壇帶來新氣象，這可以從編纂局所出版的長篇小說加以證明。在當時，長篇小說是一種新的文體，它有別於傳記文學。編纂局所作的貢獻僅限於長篇小說而已，在詩歌方面，完全沒有創新的表現，此外，編纂局的作者所重視的不是文學的藝術價值，而是小說中的故事發展。因此，當時的文學發展尙嗅不到文藝掛評的氣味。換句話說，當時的文藝掛評風氣尙未建立起來，基於此故，Prof. A. Teeuw 才把當時的文學作品當爲「小字母」的文藝，而不是「大字

母」文藝。根據 Prof. A. Teeuw 的說法，「大字母」的文藝是開始於新作家行列時代。

主席：因為你的話題已超越範圍，我想提出一個與此話題有關的問題來談談。如果我們留意一下其發展過程，編纂局是有其一定的發展原則要其作者遵守，這能不能說是它與新作行列不同之處？

阿末：這的確是編纂局與新作家行列不同的地方。我認為，文學是自由的工具；意思是說，任何人都可以通過文學的途徑來自由表達他們的情感。這種自由是編纂局所沒有的，每一位作者都必須遵守編纂局所規定下來的原則。這個原則可能會抵觸到一些具有自由思想的作者的發展能力。最好的例子可以在當時的詩壇上得到，當時詩歌的革新風氣不是由編纂的詩人所提倡，而是由編纂局以外一批思想不受約束的詩人所提倡。

主席：剛才你提到編纂局與新作家行列之間的不同點：一是編纂局所進行的是沒有意義的發展；二是編纂局的作者必須遵守編纂局所規定下來的發展方針，他們不能自由表達心中的真實感受。除了上述兩個不同點或因素之外，還有其他的因素嗎？

巴錫：除了阿末兄所指的兩項因素之外，我認為還有一項因素值得加以討論。我所指的這一項因素是編纂局與新作家行列作者的教育背景。當時在編纂局內工作的人士多數被人稱為「馬來語教師」，他們的教育程度不高，他們的長處是精通馬來文；但他們很少與外界交往，此外，他們比較喜歡把自己當為政府公務員，而不是一個自由的人物。這跟新作家行列的作者不同。新作家行列的作者多數是接受荷蘭文教育。編纂局的作者接受完畢小學教育以後，頂多再加上兩三年的補充教育；但新作家行列的作者所受的荷文教育要較前者長久，有者沒有接受過師訓教育，譬如 Anir Hanzah 即是其中一個例子。新作家行列的作者雖然也是教師，但他們不是馬來文教師。

主席：既然彼此之間存在着許多不同點，那麼在不同的環境裏會產生不同的影響，阿末兄，請問在這種環境下所產生的影響是甚麼？

阿末：影響是很多的。新作家行列的成員要較上面所說的「馬來語文教師」更能適應環境，等一下我們會分析這一點。他們不是馬來語文教師，所以不受到嚴格的馬來語文法則的束縛。他們也不是「純正馬來語文」的捍衛者；因此，活動的機會比較多。以前，語文往往成為非馬來

社會人士，譬如 Minado 人的一種阻碍力；現在這種阻碍力已逐漸消失了。他們不一定要把正統的馬來文全部接受過來。過去，人們把諺語當爲潤飾文章的優美詞藻，現在的人可沒有這種想法了，這種傾向開始爲未來的發展開拓一條新途徑。

主席：從以上所作的分析，即可看出新作家行列與編纂局之間的顯著差別。這些差別正好說明了文人企圖擺脫存在於編纂局身上的種種束縛。是作者追求自由的一種表現。這也就是新作家行列誕生的主要因素。

所以，若跟編纂局相比，新作家行列可以說是一個追求自由的文學團體。凡是不可能編纂局身上發生之事，都有可能發生在新作家行列的身上。新作家行列所走的文學革新的路線是不同於編纂局所走的。

好了，現在我請巴錫兄談談新作家行列的發展。

巴錫：在未談及正題之前，我要提一提編纂局。認真地說，編纂局的成員並未涉及詩歌的改革運動。詩歌的改革運動是由一羣不屬於編纂局的詩人所發動者，而編纂局祇是後來把他們的作品整理成集出版而已，其中之一是 Saucui Pane 的『漂泊人語』，出版於公元一九三一年。新作家行列所重視的是新詩的創作。如果沒有了新作家行列，我們不曉得甚麼時候會出現有意義的新詩創作運動。Amir Hamzah 是新作家行列時代最有名氣的新詩人，其作品發表於『新作家』雜誌上。

主席：新作家行列在出版業方面扮演着一個怎樣的角色？

阿末：編纂局注重在民衆讀物的出版，但新作家行列卻有不同的出版方針。新作家行列是一個缺乏基金的文學團體，所以他們祇有能力出版雜誌；這本雜誌就是『新作家』。由於版位有限，除非是以連載方式刊登，他們是沒有能力發表長篇小說作品的。Armijn Pane 的『枷鎖』（"Belenggu"）即是其中的一個例子。『枷鎖』本來是交給編纂局出版的，但有關當局卻以道德問題爲理由而拒絕出版該書。在不得已的情況之下，『枷鎖』才交給『新作家』，以連載的方式刊載出來。

主席：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出編纂局與新作家行列在出版業方面所持的態度。巴錫兄請繼續發表有關的意見！

巴錫：這裏我們又看到另一個不同點。我們知道，編纂局注重長篇小說的出版；這可能與他們所負的使命有關。編纂局的宗旨在出版圖書，所以凡是與文化有關的書籍或文章，他們都不會重視。

主席：於此可以看出，新作家行列的作者所面對的問題是跟編纂局作者所面對的不同。新作家行列的作者沒有能力出版長篇小說，這是因為版位有限所造成者。除了對詩歌改革運動以外，新作家行列是否還有其他方面的貢獻？

巴錫：雖然『新作家』的版位有限，但新作家行列所作的貢獻並不限於新詩而已。除了新詩以外，新作家行列也在散文和評論文學方面有不少的建樹。馬來新文學是在新作家行列時代才出現批評文學。『枷鎖』以連載的方式在『新作家』雜誌上發表以後，批評風氣跟着熾盛起來。過去，在編纂局時代，文學作品的藝術價值問題是不存在的；但新作家行列時代的情形卻不同。文學作品的藝術價值已成爲新作家行列鬥爭的目標之一，他們主張，文學是人生的一部份；文學作品不應祇被當爲閱讀的材料而已。它應該扮演更積極的角色，即成爲人生的一部份。

主席：我想補充一點。除了散文和評論文字以外，新作家行列也鼓勵作者撰寫非文藝性的雜論文。阿末兄的看法如何？

阿末：主席先生！新作家行列的作者的確會寫過不少非文藝性的雜論文章，當時除了文藝性的散文以外，涉及文化問題的文章也扮演着重重要的角色。我們在『新作家』雜誌上可以看到作者提出他們對文化問題的看法，他們亦談論印尼文化的未來面貌，印尼人應以怎樣的態度看待傳統與現代。譬如，在『新作家』雜誌上，我們看到Sutan Takdir Alisjahbana與Dr. Soetomo之間因印尼文化概念問題而引起的一場筆戰。此外，也可以讀到Sutan Sjahrir對印尼文學的看法。這就是文化問題在當時的社會上所扮演的角色，這種情形在編纂局時代是沒有發生過的。

主席：阿末兄已詳細地解釋新作家行列的發展及其成員的活動概況，這些活動是否與他們的生活背景有關，巴錫兄也許可以提供寶貴的意見？

巴錫：無論新作家行列，抑或是編纂局，其成員所從事的種種活動都與他們的生活背景有關。我們

知道，編纂局的成員都是政府公務員，他們的一切活動都由政府來決定。他們所作所爲除了受到政府的控制以外，思想觀點方面也比較狹窄。這當然跟他們的教育環境有關。新作家行列的成員不是政府公務員，最低限度，他們可以把發展民族文化的工作引爲己任；尤其是當時所發生的改革運動。由於責任在身，他們不得不討論民族文化問題。一來他們的視野較闊，二來他們比較接近近代文明的生活，所以，新作家行列鬥爭的路線似與當時的民族主義運動有關。雖然他們所鬥爭的目標可能不同於激烈的政治領袖所鬥爭的，但他們已具有民族主義思想，這是編纂局所沒有的。

主席：這就是新作家行列不同於編纂局的地方。可是，儘管彼此之間存在着許多不同點，彼此之間仍有聯繫。即以 *Sutan Takdir Alisjahbana* 來說，他是新作家行列的重要成員，但他的長篇小說全部由編纂局出版。即使在新作家行列時代以後，他的長篇小說『揚帆』（*"Layar Terkembang"*）也是由編纂局出版。所以，彼此雖有不同，但並不是處於敵對的處境裏。現在我們要提到數名新作家行列的重要作家的名字，他們是 *Sutan Takdir Alisjahbana* *Armijn Pane*, *Saunsi Pane* 以及 *Amir Hamzah*。我請阿末兄先談 *Sutan Takdir Alisjahbana*。

阿末：*Sutan Takdir Alisjahbana* 是新作家行列成員中最活躍以及貢獻最多的一位作家。他所寫的評論性文章會爲印尼學術界建立一種健康的新思想。這裏不談他的評論文章，祇談他的文藝創作。他曾寫過長篇小說、短篇小說以及新詩。長篇小說方面計有：

『災禍連連』（*"Tak Putus Dirundung Malang"*, 1929）

『不滅的蠟燭』（*"Dia Yang Tak Kunjung Padam"*, 1932）

『揚帆』（*"Layar Terkembang"*, 1936）

『盜巢裏的少女』（*"Anak Perawan Disarang Penyamun"*, 1941）

在這幾部長篇小說裏，他的成名代表作是『揚帆』。

主席：我們選擇『揚帆』作爲談論的中心，因爲這是他最成功的作品。我請巴錫兄講述『揚帆』的故事概要以及提出批評意見。

巴錫：『揚帆』裏共有三個主要角色：尤素夫是一位攻讀醫科的大學生，他結識了一對性格完全相反的姐妹瑪麗亞和杜蒂。瑪麗亞具有普通女性的種種特徵，她喜歡烹飪、種花、打扮。杜蒂

喜歡讀書，討論社會以及民族問題，是婦運的中堅人物。

雖然，尤索夫的性格比較接近杜蒂，但他卻愛上瑪麗亞；瑪麗亞也愛上他。杜蒂是婦運的領袖，為社會福利工作而獻出她的一生。許多人追求她，但都被她拒絕；她私心裏祇愛一個人，即尤索夫。後來瑪麗亞一病不起，臨終時她要求尤索夫娶杜蒂為妻。

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出作者是在走宣傳路線。在這部小說裏，瑪麗亞——這個象徵傳統女性的少女必須死在作者的筆下。換句話說，傳統的女性已不適合生存在現代潮流中。而杜蒂——這位代表時代女性的少女則必須繼續生存下去。雖然書中曾有暗示，瑪麗亞生前身體不大健康，但她的死似是被迫的。她必須退出競爭，讓杜蒂跟尤索夫結婚。

主席：也許作者有意突出杜蒂的鬥爭形象，所以不厭其煩地把杜蒂在「覺醒婦女」大會上所宣讀的演講詞全部刊登出來，目的是在教育讀者。故事人物的思想，全為作者所操縱。尤索夫為了實踐瑪麗亞的遺言而跟杜蒂結婚。

這就是 *Satan Takdir Aljabana* 的簡略介紹及其作品『揚帆』的討論，接下來我們談 *Armija Pane*。

巴錫：Armija Pane 的主要貢獻是在『新作家』雜誌上，他是該雜誌的主持人以及撰稿人。『枷鎖』是他最主要的作品。他也寫過短篇小說，並把它收集在一本名為『人類之間的故事』（*Kisah Diantara Manusia*）的短篇小說集裏。

主席：請阿末兄略述『枷鎖』的故事。

阿末：『枷鎖』跟『揚帆』一樣，故事背景是發生在城市裏一個中等階級的家庭裏。主角蘇卡多諾醫生外表上是一位西方型，私生活上卻是東方型的人物；他的妻子蘇瑪蒂妮是一位時代女性，也是婦運領袖。由於鬥爭的態度過於激烈，她分不清男人的任務是甚麼？女人的任務是甚麼？祇因意見不合，夫婦間的感情破裂了。丈夫蘇卡多諾因為在家庭得不到溫暖，祇好向外發展，跟一位舊相好羅哈雅私混。感情破裂以後，為打發時間，妻子常週旋於婦女群中，從事社會福利工作；丈夫除了行醫以外，剩餘的時間就跟羅哈雅在一起。起初，他們極力控制着自己，不讓婚姻破裂的消息傳揚開去。但是後來當妻子知道丈夫與羅哈雅有染以後，被迫採取報復行動。她去找羅哈雅算賬。可是當她見到羅哈雅時，卻覺悟到自己的不是以及想起

過去丈夫所受那種精神虐待之事；她也明白羅哈雅不是有意搶奪她的丈夫。結果，夫婦倆決定離婚。妻子把自己的一生獻給社會，從事社會福利工作；丈夫繼續其行醫的事業，羅哈雅則離開蘇卡多諾，不知跑到哪裏去了。

巴錫：從表面上看，這是屬於當時流行的三角戀愛小說。可是，說實在的，這是一部異於一般性的印尼小說。這部小說寫出當時印尼社會所面對的難題諸如近代人類、中等階層人士、城市居民以及知識份子等所面對的問題。近代文明生活充滿了矛盾，這些矛盾可以在故事人物的身上找到。譬如，在蘇卡多諾的身上，作者製造出教育和近代文明與傳統之間的衝突，在蘇瑪蒂妮身上，我們看到了女權鬥爭與「女性」問題之間的衝突。

主席：在故事的結尾，作者並沒有為劇中人解決難題。這也許是作者的主要用意，即作為一名寫作者，並不定要為人類解決難題；何況人類所面對的難題是永無休止的，不是一件容易解決的事。在印尼長篇小說發展上，這是創新的表現。編纂局卻以道德問題為理由而拒絕出版這部小說。談過了 *Sutan Takdir Alisjahbana* 的『揚帆』與 *Armijn Pane* 的『枷鎖』以後，接下來我們要談 *Amir Hamzah*，他是一位不同於前兩人的大詩人。

阿末：Amir Hamzah 是一位著名的詩人，H.B. Geasin 曾稱呼他為「新作家旋律之王」。他把全部精力用在新詩創作上，成功地出版兩部詩集，即『心思集』（“*Buah Rindu*”）與『寂寞之歌』（“*Nyanyi Sanyti*”）。

Amir Hamzah 也翻譯波斯、中國和印度的詩歌，這些詩歌都收集在『東方檀香』的詩集裏。從他所寫的文章，我們可以看出 Amir Hamzah 是醉心於馬來文學與東方文學的作家。Amir Hamzah 是馬來皇族的親屬，因此對馬來舊文學有所偏好。在他的作品中，不乏許多具有馬來傳統色彩的作品。他曾把班頓加以現代化，使之成為可以誦讀的新詩。在他的一些詩篇裏，亦引用不少古代馬來故事作為題材，其中包括漢都亞和古代民間的故事。現在我讀出『微笑，我心微笑』的其中兩段給大家聽聽！

薔薇確已盛開

茉莉震落花瓣

少女坐着哼小調

可是你，異鄉人呀

沒有一個人會懷念你

我知道，布穀鳥互相啄食

黃鶯唱着戀歌

可是你，異鄉人呀

有如犀鳥痴望着明月

巴錫：從阿末兄所舉的例子，可以看出 Amir Hamzah 所用的字眼諸如「薔薇盛開」、「布穀鳥互相啄食」以及「黃鶯」等，都是馬來農村社會所特有的景物。此外，整首詩的情調亦脫離不掉班頓的影響，譬如少女坐坐哼小調，犀鳥痴望着明月以及異鄉人的悲苦處境。用「異鄉人」來形容自己，也是受到馬來古典文學色彩的影響。一言以蔽之，Amir Hamzah 喜歡在愛呀情呀的詩篇裏採用班頓的形式來創作。收集在『心思集』的作品多數是跟他青年時期的生活有關。他曾經愛上一位少女，但在家長的強迫下，他卻跟皇族的一位女成員結婚。

主席：剛才阿末兄已經說過，除了『心思集』以外，Amir Hamzah 的詩篇也收集在『寂寞之歌』裏，這部詩集又有甚麼特徵呢？

阿末：在『寂寞之歌』裏，詩人把對愛人的思念轉向對上蒼的愛慕。這可以從『祇有您』這首詩裏看出其真情：

刮盡了

我所有的愛都被刮盡了

最後回到您的身邊

像以往那樣

您是光芒四射的燭光

也是黑夜裏的明燈

輕輕地向我招手

容忍又忠誠地

您是唯一我所愛的

我是人類

難忘聖情

難忘聖容

您在何方

聖踪杳然

聖音模糊

祇憑言談建立起對您的信念。

詩人強調，除了上蒼以外，他再也沒有其他的愛了。他渴望見到上蒼的容貌。他雖然敬仰上蒼，但對宗教以及宗教之間的不同略有疑問。在一篇名為『祇有一個』的詩裏，他曾提出質問，上蒼所允許存在的兩個宗教之中，究竟那一個才是真正的宗教：

現在我們互相爭論

兩者之間那一個是珍珠

珠寶商已懶得去鑑定

百年時光給浪費掉。

後來他找到了答案，也等於作了一個決定：

哦！我的愛人

一切對我已無意義

我心中祇有一個期望

願您親近我

有如摩西在杜羅斯納山頂上

對他來說，宗教是不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能够感覺到上蒼的存在，有如摩西站在杜羅斯納（Turiens）山頂上一樣。

主席：有關Amir Hamzah及其作品的評論大致有如上述，接下來我們再談到新作家行列另一個成名

詩人 Sanusi Pane。

巴錫：Sanusi Pane 是新作家行列陣容中另一位主要的詩人。過去，我談詩到新詩的初期發展時，曾經提起他的名字和他的作品。跟 Amir Hamzah 一樣，Sanusi Pane 也是傾向於東方的詩人。如果 Amir Hamzah 靈感是來自回教世界，那麼 Sanusi Pane 是受到印度教和佛教哲理的影響。在『門杜廟』（Candi Mendut）這首詩裏，當他看到夾在菩提樹之間的佛寺，他的心情頓時產生一種寧靜感；那時他真想擺脫塵世，因為塵世常爲人類帶來無窮盡的災難。

主席：一般上來說，新作家行列會爲印尼文壇帶來新氣象。新作家行列的作品已把印尼文字帶到另一個更進步的發展階段裏。以代溝以及舊禮教爲題材的作品已銷聲匿跡。作者的眼光已看得更遠。他們所提出的都是關於現代社會和印尼民族文化問題。因此，當時的作品存在着極爲濃厚的民族主義色彩，民族主義問題就成爲新作家行列鬥爭的理想之一。處在民族主義浪潮澎湃的時代裏，他們的作品都充滿着浪漫氣氛與教育氣味，因此，一些作品存有濃厚的教育色彩。

阿末：新作家行列時代的作品具有浪漫色彩是因入而異的。在 Sutan Takdir Alisjahbana 的作品裏，我們看到了理想與樂觀主義的色彩。『揚帆』的主角杜蒂和尤素夫被作者塑造成爲當時最理想的時代青年。可是 Sanusi Pane 和 Amir Hamzah 的理想卻是浸浴在古代社會裏。Amir Hamzah 回到古代的傳統馬來社會。Sanusi Pane 卻嚮往滿者伯夷王朝的黃金時代，曾寫過一齣戲劇，名爲『Sandhyakala Ning Majapahit』。而 Sutan Takdir Alisjahbana 卻在其所著的『揚帆』攻擊他爲失敗與消極主義者。

巴錫：這種攻擊事件說明新作家行列成員之間亦存在着不同的見解。雖然他們團結在同一個陣線裏，但對民族文化的看法卻持有不同的態度。Sutan Takdir Alisjahbana 和 Armijn 比較傾向於西方，他們主張，印尼的文化必須在西方文化的基礎上建立起來，必須追隨西方新價值；前兩者是屬於第一派。第二派人物是由 Sanusi Pane 和 Amir Hamzah 組成，他們主張，印尼的現代文化必須取自區域性的文化。再將這些文化注入新精神以後，就成爲現代印尼文化了。新作家行列成員之間雖然抱有共同的理想與鬥爭目標，但他們之間對問題的看法卻持不同的態度，上面所舉的祇是其中的一個例子而已。現在來比較一下 Sutan Takdir Alisjahbana

所寫的『奔向大海』與Sanusi Pane所寫的『在浪濤下』。Sanusi Pane用「海洋」來比喻「寧靜」：

浪濤輕推我的小舟
在寂靜無聲的夜裏
沒有舵手、沒有朋友
不知駛向何方。

可是Sutan Takdir Alisjahbana卻用「海洋」來象徵「鬥爭」：

浪濤互相追逐着
在那茫茫的藍色疆場上，
它擁吻平濶的細沙
它衝擊着崖岸的峭石，
與海浪嬉戲時
與彩虹競爭中

主席：以上就是新作家行列的成立與活動概況。在這一講裏，我們談及新作家行列成立的主因，新作家行列與編纂局之間的區別，也研究了新作家行列的作者以及他們的主要作品，最後也談到新作家行列成員之間所存在的二元化思想，即每位作家所具有的正反兩面的思想。

民國名人辭典稿

郭書遠譯

中國現代作家傳略

(六) 蔣海澄(艾青)

蔣海澄(一九一〇——)，又名艾青，詩人。他是忠於毛澤東信條的知名文人之一，從一九四九年起，在北京政府內做事，直到一九五八年，他被指為右派份子而遭清算。

浙江省金華縣義烏是艾青的出生地。他的家庭在該地區擁有一些地產，以及一間曾祖父所開創的雜貨店。關於艾青早年的生活跟他父親的生平事跡，可從他自己的詩裏略知一二。在一九四二年發表的『我的父親』裏，艾青說他父親在十六歲就負起成年人的責任，那時艾青的祖父剛剛去世。後來，他父親成為當地的官員，並且在當地中學教中文。

艾青出生後不久，就被送到浙江鄉下，由一名農家奶媽撫養。五歲時，他回家去，開始在金華的學校上課。他父親鼓勵他學西方語文，所以艾青在中學時代就接觸到西洋詩。

中學畢業後，艾青學醫，但不久覺得他想成為一個畫家，而在上海一家藝術學校讀了幾

個月。後來他又很想出國留學，一九二八年他父親便祇好給錢他到歐洲去。他立刻乘船到法國。在那裏，他替人設計陶器圖案，賺取一點錢。大部份時間，他用來閱讀，遊覽巴黎，參觀羅浮宮，摸索現代歐洲的藝術及詩。他對藍波及阿波林奈的詩感興趣，並且到過阿勒（Arles）「朝聖」，去看梵谷的畫。

錢用光了，艾青便在一九三二年正月回到中國。在船上，他第一次開始嘗試寫詩。他的父母看到他時，對他的「波希米亞作風」頗為痛心；他們原本希望艾青找個普通差事，受人尊敬，並且也幫忙家裏。不久，艾青離開浙江去上海，結識知名的作家及社會評論家魯迅（周樹人），同時成為「羣笛藝術研究會」的會員。在一九三三年的前幾個月，艾青跟魯迅的接觸，也加強他的寫作決心。

一九三二年七月，艾青因為涉嫌「有激進思想」，而被法國警方逮捕。他被扣留在上海的法國租界，前後超過三年，直到一九三五年十月。這個扣留時期，倒產生積極的成果。艾青出了本詩集『大堰河』（一九三六），收錄九首詩。此書取名自集子中的一首主要詩作，描寫艾青那位浙江奶媽的悲劇性生活。這首詩題為『大堰河』，因為那個奶媽沒有自己的名字，別人都以她故鄉村莊的名字來叫她。艾青寫這首詩的用意，是要讚美這位奶媽，並且祈求上天「降禍於這不公平的世界」。這本詩集立刻在中國社會意識濃厚的文藝圈內，起了影響，並給艾青帶來認可。

一九三五年秋，艾青從監獄獲釋後，仍然留在上海，直到一九三七年夏中日戰爭爆發為止。在上海期間，艾青跟獨立的馬克思派文藝批評家及詩人胡風，以及跟詩人田間搞在一塊。抗戰初期，艾青到國立山西大學教了一陣子書，然後去西安，在那裏加入一個宣揚抗日的文藝團體。從西安，他又到漢口，再到廣西桂林，擔任一家報紙的文藝版編輯，前後一年。然後，他去湖南，在一家中學教書。一年後，這家學校因為「左傾」而被國民黨政府當局封閉。艾青便到四川去，在知名教育家陶行知所辦的一個孤兒學校育才學校找到一份差事。學校位於重慶附近的北碚。

一九四一年初，艾青遷到中國西北部中國共黨的戰時基地。他跟一小批人，冒充是閩錫山三西陸軍中的軍官，而在一九四一年三月到達延安。一九四二年春，艾青參加「延安文藝

座談會」。自此以後，他便積極參與推行毛澤東在延安講座上所訂下的文藝路線。艾青在延安的魯迅藝術學院講課，並且研究民間歌謠。延安對他的詩有決定性的影響；他的作品變得更政治化，更關注中國的老百姓。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後，艾青到張家口去，在共黨支助的土地改革計劃中做事，並繼續寫詩跟講課。

一九四九年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設立後，艾青被推舉為忠於毛澤東信條的知名文人之一。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三年，他在『人民文學』月刊做事，先是助理編輯，後來成為編輯委員會的一員。一九五三年，他被選為『全國文學與藝術界聯合委員會』的全國委員之一，也成為該會的文學附屬機構『中國作家協會』的一員。一九五四年夏，他是訪問智利的中國文化代表團的團員之一。他的兩本選集『艾青選集』和『艾青詩選』，分別在一九五一年及一九五五年出版。不過，在一九五七年，艾青跟其他文人被官方抨擊。他被指為是右派份子，思想有偏差。一九五八年二月，他的所有公職都被革除。他失寵一個時候，但在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又洗清罪名。

在廿世紀中國詩人當中，艾青佔一個重要地位。他的文字簡單，他最好的詩作，也以接近散文的自由風格寫成。艾青本人將他一九三二年到一九四五年的寫作生涯，分為三個時期：國民黨統治時期、抗戰初期、以及延安時期。在第一個時期，包括他在上海被捕下獄的那幾年，他的詩大部份是自傳性跟討驗性的。他看到周圍的社會不平等，感到痛心而憤怒。在他的第二時期，從一九三五年到一九四一年，他的詩形式上是敘述性的、描述性的，內容是愛國的。他這時候的詩，還充滿希望，但對日侵所帶來的悲苦，也表露一二。他描寫中國北方農民的戰亂生活，農民的不屈不撓精神，也是他大為欣賞的。延安之行後，艾青開始寫政治詩；抨擊法西斯主義，向蘇俄致敬，並對國內外當時局勢表露反應。他這時期的作品，受到政治意識的要求所限制。

艾青最重要的作品，是在一九四一年之前寫成的。他的『詩論彙拾』在一九三七年出版之後，跟着是詩集『向太陽』。他後來的詩集還有『北方』、『他死在第二次』、『獻給鄉村的詩』及『火把』。在一九四〇年他巔峯期出版的另本文集『詩論』裏，艾青透露他的文學信仰：「我們必須堅守惠特曼（Whitman）、威海仁（Verhaeren）和馬耶科斯基（

Mayakovsky) 帶給詩歌的革命。我們必須把詩變為某種足以應付新時代需求的東西，毫不猶豫的使用最適於這目的的任何詩歌形式。」①

①根據英文原稿翻譯。艾青的原文待查。(譯註)

艾青作品

- 一九三六 大堰河
一九四二 北方
一九四五 雪裏鑽。重慶：新群出版社。
一九四六 詩論。上海：新新出版社。
一九四六 吳滿有。延安：振志出版社。
一九四七 獻給鄉村的詩。舊門出版社(?)
一九四七 曠野。上海：生活書店。
一九四七 釋新民主主義的文學。香港：海洋書屋。
一九四九—五二 編輯『人民文學』。
一九五〇 走向勝利。上海：文化工作室。
一九五一 艾青選集。北京：開明書店。
一九五二 新文藝論集。上海：上海新文藝出版社。
一九五三 寶石的紅星。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一九五五 艾青詩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一九五五 黑鰻。北京：作家出版社。
一九五六 春天。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一九五七 海岬上。北京：作家出版社。

年代不詳 反法西斯

火把

向太陽

黎明的通知

他死在第二次

資料來源

· 劉綏松，中國新文學史初稿。北京：作家出版社，一九五六。二冊。

· Reading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ed. by Liu Wu-chi and Li Tien-yi. New Haven: Institute of Far Eastern Languages, Yale University, 1953. 3 vols.

· Who's Who in Modern China, ed. by Max Perleberg. Hong Kong: Ye Old Printerie, 1954.

梅淑貞

簡體字

或許我仍被噩夢壓住

不知天已破曉

在措手不及天地的茫茫天地間

乍驚見你形削骨立

衣衫襤褸一如惶惶逃難的饑民

啊，我真不敢相信這真的是你

你前生莫非是那風華萬種的絕色女子

曾在千年的輝煌裏自我燦爛

香氣浮動的黃昏中掀起流蘇

燭影搖紅下看你

啊，那是我一生中所見過的最美麗的女子

莫非你亦曾經是最簡樸最醇厚的母親

灌過鬱鬱五湖與蓊蓊四海

所以菓鮮而甜花繁而美

滋潤過坦坦的大地高高的蒼穹

所以在風雨日月中魚躍龍騰

或者在長長的歲月裏你已厭棄這包袱過於沉重

企圖掙脫形象的枷鎖代以最清減的姿容

但在天明時看清了你模糊的形狀

我唯有深深深深懷念你昔日豐腴的風情了

洪翔美

長成

他們不承認懦弱

又摒棄我強硬的臉

謂我乳臭未乾

應躲在母親的懷裏去吃奶

但相反地

卻又常常催促我

幹那想像中偉大的禮貌

我懂得一些東西

人們還要笑謔我

我不懂一些東西

就有人開始罵道

蠢才如我

如果是樹

足看見它一天天長大

但是人

讓我看看你真正的面貌

或許是從泥土

腳跟着處的地方
或者由頭頂

風雨吹擊的地方

或許是夢

我們入世的方向

或許是理想

引誘我們的景象

或是愛情

閃爍我們的眼

或許是金錢

我們着手的地方

還是生活

單純的唯一的

基本的報答

若你是由那兒升起

若那是你底面貌

她必須懂得些技倆

當胸脯脹滿時

他亦須幹些結實的業

在鬚子的青根舞過唇邊時

成長

若似紙花

也有許多陪襯的綠葉子

一路帶着

張愛倫

青色的蜘蛛

他的生命是一隻

青色的蜘蛛

高高的

垂在蘋果樹枝桠上

在沒有陽光的下午

憂鬱地

望着青草地上黃色的落葉

以及空無人跡的椅子與球場

✱

他的生命是一隻

不懂魔術的

青蜘蛛

相信ESP.與耶穌

還有清掃落葉的人

以及響自車聲人煙處
像城市眼的蟬嘶
在夕陽無限好的黃昏
悠閒地
穿梭在盛掇陽光的網間

☆

他的生命是一隻
從不捕捉昆蟲的
青蜘蛛
在下雨的晚上
快樂地
寫無意義的胡說詩
像片片葉子
貼掛在樹枝間
然後輕輕抖落
錯謬落網的塵埃
像一粒熟透的紅蘋菓
那樣睡去

小黑

小黑小說集

序 黑

第一
期
1978
12

這序以後的二十八篇小說，有長有短。長的也不算長，祇有五六千字，短的倒也真短，六十六字而已。是我六九年至七八年的十年小說選集。十年是個不短的歲月，足以令我從一個被老師教導的學生發醇成今日教導學生的老師。我的小說創作，其中的變遷毋寧說是有的。事實上我自己感覺已經渡過兩三個階段。我在馬大唸書的時候有機會認識了俏凌，她給了我無限的自由，寫自己喜歡寫的東西。所以可以創作得很是快樂，雖然在寫的過程也屬辛苦。原來創作就是這樣，作品能够得到編者的信任，也就越寫越勇。如果編者有他一定的嗜好，不能寬宏大量容納其他類型的創作，已直接謀殺任何有興趣創新的作者。更遑論栽培新秀了。那時候我對寫

小說沒有抱着甚麼野心。不過當時還在大學裏讀數學，不免想嘗試用最簡短的文字寫繁複的小說。恰巧蕉風又開放，所以才放膽的寫了幾篇。寫得也不是好，祇不過堪堪能夠滿足自己，從中取得樂趣。最近幾年，興趣又再轉回傳統，所以又再變換風格。從一個泥沼中拔出自己，再陷入另一個。誰知道甚麼時候我最終要走哪一條路呢？我寫小說興趣也不見得很濃，一年難得有幾篇短篇。到頭來，有一天我竟然會悄悄地擱下筆不寫，也是有可能的事。世事殊難逆料，又有誰真能從凌亂的掌紋看見未來呢？寫小說本屬無聊，出小說集更屬無聊的傻事。祇是既然摸弄起這玩藝兒，能夠有機會出版自己的小說集為走過的路留下腳印，是件快樂的事。所以我要謝謝蕉風悄凌的幫忙催稿以及當我在困苦中始終陪伴在身邊的太太。

（七八年十月）

致老爺子書

溫任平

老爺子如晤：

您在信上說，您的門生亞全仔最近揚言，文學祇有兩條路可走：一是「爲人生而藝術」，一是「爲藝術而藝術」，令您聽後好生氣惱。照我看，他這點見解，祇能算是五四年代的文學觀，拾人唾餘而已。您老人家這個年紀，閱歷多，經驗豐富，書也啃了不少，自然知道事情沒有那麼簡單，情況也沒有那般「兩極化」，好像非正即邪，中間毫無「商量」的餘地似的。

其實，作家筆下多的是正邪之間的人物。文學作品不像西部片，西部片裏 COWBOY 是正面人物，紅印第安人是邪派人物。紅印第安人呼嘯來襲，可威風一陣，最後還不是爲槍法如神的 COWBOY 打得落花流水。文學作品也不像過去流行一時的武俠小說，少林武當是名門正派，崆峒點蒼雖有高手，奈何學的既是邪派武功，難成大器，最後必定會給名門正派打得一敗塗地。我不知道「中原」一帶現在還有人學崆峒點蒼的武藝，這兩派弟子在練功之際，又有沒有空暇看看書坊的武俠小說、武俠電影。如果有，擔保他們看了會氣得「真氣入岔，走

火入魔」，來不及學成下山，便遽歸道山去也。

不過話說回來，最近的武俠小說、武俠片子也着實「進步」了許多。堂堂少林派也會出現兩三個敗類，just to make it more interesting。掌門人總是不染一點塵埃」，修養到家，一身絕技，而且沖淡謙和，爲一切美德之所聚。非正即邪的看法乃是七歲小童的看法，七歲小童看戲祇會問那個是忠的，那個是奸的，他們當然不曉得這個世界上多的是「說忠不够忠，說奸不够奸」的卑微人物。有些好人，平素循規蹈矩，偶爾經不起「撒旦的誘惑」，也會行些「小填」，像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的名劇「一個推銷員的死」，做父親的孜孜矻矻，整天顧着賺錢養家，生活刻板無味，有一次，他邂逅了一個婦人，和她鬼混起來，雖然他平素是一個好丈夫，好父親，就做錯了那麼一件事，「白玉因而蒙瑕」。這種人物——平凡但卻真實——正是現實人物中最常見的典型。大忠或大奸，都是「異數」，在現實生活中是極其罕見的。

作家最感興趣的，往往是介乎正與邪，忠與奸那種「身份曖昧」的人物。善與惡的抉擇，有時繫乎一念。一念之悟可以成佛，一念之差可就鑄成大錯。藝術家的道德關懷毋寧是正與邪、善與惡「天人交戰，七上八下」之際，那一刻最緊張，最富戲劇性，也最能呈露人性中的矛盾與衝突。杜思退也夫斯基（Dostoevsky）『罪與罰』裏的拉斯科納夫是罪犯，也是聖徒，他犯了殺人罪，使他精神上獲救的卻是梭娜——一個富於同情心的妓女。最後拉斯科納夫充軍到西伯利亞，那時他才獲得心靈上的新生。馬拉末（Bernard Malamud）『夥計』裏的佛朗克是聖徒，也是罪犯。佛朗克所受的苦難，所作的犧牲使我們深爲感動，但這是一種贖罪方式，在這之前他強姦了店主的女兒海倫，而其實他大可名正言順地與海倫談婚娶，因爲他倆相處一起，彼此早已萌生情愫，實在不必出此「下策」。佛朗克的一生做了不少小奸小惡的事，但在讀者心目中他大概還是個「好人」罷。善與惡，正與邪的不易截然二分，不難從好些名著裏獲得印證。

基於「兩極論」的偏頗，我也不贊同藝術的表現祇有二途的說法。如果我見

到亞全仔，說不定我就會問他沈從文的『邊城』、朱西寧的『冶金者』是『爲人生而藝術』呢，抑是『爲藝術而藝術』？我想，我多少瞭解亞全仔的『心態』，如果我提出來的是外國作家，他一定會說『那是賣野人頭，算不得真的』。這種心態代表了一種流行的弊病，讀書不求甚解，卻愛把某些作品，某些作家硬硬嵌入某種典型。事實上，在『爲人生而藝術』與『爲藝術而藝術』之間，還有許多可走的路，最低限度，『爲人生、藝術而藝術』便是蠻可以走的『康莊大道』。藝術的內容以表現、呈露、反映人生爲對象，但它必須在技巧上、結構上，具備整體的圓融感，這便需仰賴藝術的琢磨工夫。沒有人生內容，或缺乏藝術完整的『藝術品』是粗糙的，兩者都缺乏感人的力量，兩者都沒有甚麼價值可言。

上面所說的，卑之實在無甚高論。您老人家相信會同意，今日的馬華文壇的癥結，不在作品之爲藝術抑是爲人生這一點上，而是在於很多人尙不會認識到文學之作爲藝術必需兼顧形式與內容，不能偏廢一方。這大概就是爲甚麼馬華文學作品，有這麼多不是流於空洞，就是淪爲粗糙的原因罷。

祝

老當益壯

弟

溫任平

七八年十一月廿九日

訪梁紀元談文學評論與文學獎

提問 ■ 張瑞星

記錄 ■ 大 竹

時間 ■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六日

地點 ■ 八打靈某超級市場餐室

梁紀元是本年度馬來西亞華人文化協會創設的年度文學獎中的文學評論獎得主。他的得獎作品是『現代詩所觸及的悲劇性』，那是一篇評析已故新加坡詩人零點零詩作『病人院』的詩論，刊於鼓手文藝出版的『鼓陣』（七八年四月）。

1 文學評論

■ 請談談你這次獲得大馬華人文化協會主辦的文學獎中的文學評論獎的感想。

□ 談不上甚麼感想，我感到很意外與驚奇，文學獎公佈那天，我並不在這裏，我從外地回來時已是半夜十二點了，「鼓手」的其他成員拿了份印好的第二天的『建國日報』給我看，我才知道自己已得了獎，所以我說是很突然的。

■ 對你來說，這次得到文學評論獎，有甚麼意義？我是說，因為你這次得獎的作品是一篇評析現代詩的文字，這意味着：第一，現代詩能得到更多人的重視與認可；第二，文學評論

扮演的角色實有助於現代詩的創作與被接受。你的看法又如何呢？

□意義方面對我個人來說並沒甚麼，但對一般讀者與現代詩來說卻有很重大的意義。現代詩過去一直受到排斥，許多讀者也說現代詩晦澀難懂，而我這次以一篇評現代詩的文字得獎，就表示了現代詩已漸能受到更廣大的關注，所以我認為個人事小，對於讀者與詩壇就顯得意義重大。

■據我所知，你一向來是寫散文創作的，爲甚麼會對寫文學評論感到興趣？

□是這樣的，我在七五年就開始寫評論了。那時我在泰國旅居，那兩年期間，我寫了一些評論，但是沒有發表。後來回到馬來西亞，進入生活出版社，認識了葉嘯他們，那時他與潘友來他們正在搞「鼓手文藝」，邀請我加入成爲他們的一員。後來「鼓手」要出版合集『鼓陣』，我便寫了二篇散文，但是『鼓陣』的評論稿十分缺乏，他們勸我把一些作品拿出來發表，我便把其中一篇交給葉嘯，請他過目，那便是這次得獎的『現代詩所觸及的悲劇性』一文。我想說的是，我那篇評論能够發表與這次能够得獎，「鼓手」成員的鼓勵應記一功。

■你說你在旅居泰國期間寫了不少文學評論，但祇留給自己欣賞，而沒有發表出來，那是些甚麼作品呢？

□主要的是『現代詩所觸及的悲劇性』，在這個主題之下，我寫了四篇，分別評論了四位詩人的作品，他們是牧鈴奴、零點零、李蒼、英培安。此外的是『現代詩的縱橫面』，論及的詩人則包括飄貝零、李蒼、賴敬文，還有梅淑貞。

這次我得獎後有很多感觸，我認爲這篇東西能得到文學評論獎，我個人事小，但對詩人身來說，卻是一種更大的鼓勵，這表示了他們的作品有人去評論有人去關注。我想，如果有更多人去評論現代詩，那對詩人與讀者來說會是很大的幫助。

■那麼你有沒有打算把這些還沒有發表的作品拿出來刊登？

□我寫得並不好。……本地的詩評論很缺乏。以前溫任平他們做了一部份，但並沒有繼續下去。

■你認爲我們的詩壇，以至整個文壇缺乏評論的原因是甚麼？

□就技巧與內容來說，我們的現代詩，或者現代散文、小說中都有不少很好的作品，但卻很少人下功夫去評析它們。第一個原因，我想是寫評論的人，都認為評論作品寫得多的話，創作可能會減少；第二是評論一個作者的詩、小說或散文時，評得好固然好，如果是評壞，則要受到別人的攻擊，這是吃力不討好的；第三，我想是文人相輕的觀念作祟，致使許多人不屑去評論別人的作品。

■剛才你提到文學評論吃力不討好的現象，使我想起寫了一本專評析白先勇的『臺北人』的書『王謝堂前的燕子』的歐陽子，有人問她為甚麼不把『臺北人』的缺失寫出來，她回答說當她寫那些論析文字時，她已首先無條件接受白先勇作品中的人生觀及宇宙觀，而從美學觀點，研討作者的小說技巧與藝術。換句話說，她把文學作品純粹看作藝術作品，而評述其藝術形式的完整性，你個人對這種評論的態度有甚麼看法？

□我的作法是這樣的：一個評論工作者寫評論文字時，主要是那些被評的作品能吸引他，他欣賞這些作品，這樣他才會去作評論。當然他或會祇着重美好的地方，而忽略了缺點，因為他的評論要點是在作品美好的一面。

■那麼評論作品是不是要把優點與缺點都寫出來才算成功？

□優劣點都要寫。不過以目前現代詩在大馬路的情況說來，與其去強調某篇作品的缺點，倒不如把優點寫出來，讓更多的讀者去接受。

■文學評論，有所謂 approach 的批評方法，西方學院更有批評寫作訓練。而較深入涉獵西方文學的人，對文學批評的各種理論與方法，也會稍為有點認識。你在寫作文學評論時，有甚麼批評理論或方法麼？

□我寫文學評論時，沒有考慮到批評方法這一點。祇是以個人的感受為主，評論工作如果太依批評方法與理論去做，會造成太枯燥的現象，以個人的感受來寫，讀者更容易接受與吸收。臺灣有位作者曾說評論文章的術語太多，使到那些不懂批評理論的讀者實在無法接受，而不能收到功效。

■文學評論，在讀者與作者之間，扮演了一個怎樣的角色？

□文學評論是溝通作者與讀者的一種連繫。讀者不能欣賞某些作品，或不瞭解作品的創作過

程，見不到它的好壞，而評論作品則能在這方面幫助讀者。另一方面，評論也是一種創作。一篇評論作品的好壞，在於讀者的欣賞能力，而原作者的觀點也不一定與評論者一樣。

■你對現階段馬華文學評論作品有甚麼意見？

□我認為我們的評論工作做得不夠，或者毋寧說少得可憐。

■既然如此，是否有甚麼可以補救的方法？

□方法是有的，寫評論的人多起來，就能造成一種風氣，讀者的比例也就會相對的增加，因此這個責任便落在評論工作者身上，我認為作者不妨在創作之餘兼寫批評作品。一個讀者可以是很好的評論者，因為旁觀者清，但他們未必是很好的作者。

■寫評論的人，會有一種苦惱？他的看法常不被作者接受……

□評論作者的感受與看法祇是個人的。作者創作過程的感受，批評者並不知道。如果評論觀點跟原作有出入，也是無傷大雅的。但批評工作者與創作者是可以溝通的。

■關於文學評論，我們已談得不少了，不知道你還有甚麼要補充的？

□我想補充的是，如果創作者不能接受批評文章中的看法，不妨寫出他的反批評，這樣會幫助批評工作做得更好；但在反批評的時候，要有誠懇的態度，否則很容易趨於謾罵。

2 文學獎

■你認為文學獎在促進寫作風氣與提高文學水平方面能起甚麼作用？

□在這方面，文學獎多多少少會有幫助，但是現階段的馬華文學獎（包括其他團體，而不單指華人文化協會所頒發的）都是一年一度的，時間方面未免太長了一點，對作者的鼓勵，沒有多大效果。我認為類似文化協會最近要召開的研討會，不妨常常舉行，這樣寫作者就能互相交流，對促進寫作風氣會有相當理想的效能。

■那麼我們的文學獎要怎樣才算合乎理想？

□我們這裏頒發文學獎的團體大概有五六家，這五六家如果保持連繫，在時間上互相配合，這樣一年內，每二三個月便有一種文學獎頒發，對我們的作者的鼓勵會更大。這樣也可以避免各自為政的現象。

■當我們談到文學獎時，我想許多人都會相提並論起我國馬來文學的文學獎。據我所知馬來文學獎的甄選方式與馬華文學各團體的都不同，他們有一個委員會來評選該年的佳作，而非由作者申請，比較之下，你的意見如何？

□由作者本身或出版社個別去提出申請參加，這樣的方式是消極的。像馬來文學獎的頒發方式比較理想，並且對作者的鼓勵大，效果也很好。

■是的，許多作者，不論成名或未成名，他們常常認為創作完成之後目的也達到了，不願再參加甚麼文學獎。

□作者創作完成後，比較積極的會去參加，但有些缺乏這方面的熱心的則不會去參加，所以有關團體方面如果能自動自發去甄選，那是最理想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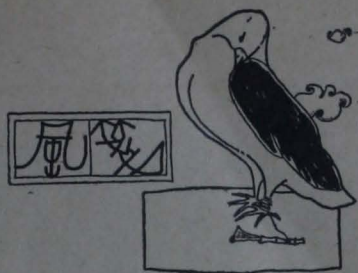
■最後，希望你談談本年度，也就是第一屆華人文化協會頒發的文學獎。

□這次華人文化協會所頒發的祇有二個團體獎，與一個個人獎，許多項目都懸空，十分令人感到意料之外，如果我們說本地的散文、小說、詩歌的水準不夠，是說不過去的。這種現象也許涉及了評選的態度與方法問題。我們希望知道作品成績不够理想的原因或毛病所在，這是值得關心馬華文學的人去檢討與研究的。

此外，我想提出的一點是，既然我評論現代詩的論述文章能够得獎，為甚麼現代詩本身反而不能够得獎呢？這一點是很值得我們重視的。

●梁紀元





企圖全面翻譯馬來文學

XX:

許久未動筆了。近又埋首於馬來文學裏，當然，也遇上不少有份量的創作，我正企圖作一些全面性的翻譯，隨函附上一篇（編按：本期的『迷宮』）。不知蕉風願不願意接受這樣的東西？如果願意，我會多寄一些給你。

李木真（吉打）

●編：蕉風歡迎外文譯稿，但請附原文及作者簡介，如能在譯作外附來評述更佳。

插圖與方針

XX:

如果你編『蕉風』，有甚麼地方需要我幫忙的，盡量開口。譬如畫公仔我就最在行。（蕉風就是太死板，如果多一些圖，會像屋子裏的窗子一樣，讓人有透氣的機會。）

所以你一上座，千萬要打好方針，以後就容易，不用東攪西改。圖一定要多一些，我還是以爲。不過阿特曼的那一些圖幾乎嚇死人矣，沒見過這麼濛的圖。好像噴了煙一樣。牧鈴奴那一期就很好，圖都很吸引人。

或者我有空寫一些圖畫之類文章給『蕉風』，這樣你至少可以有插頁彩色。你要怎麼樣弄，盡管來信，我一定幫忙。

家毅

●編：因爲技術上的限制，插圖效果通常不好，祇好請作者、讀者原諒，不過我們會設法改善。

會寄稿給「親愛的蕉風」

××：

謝謝來信，您寄來的307期蕉風還未收到。

上個月我寄出我的另一篇小說『圓』，不知收到了沒有？您的來信不曾提到，有點擔心它寄失了。如真沒收到，請通知。也謝謝您將於310期刊登拙作『致智弟書』。那篇文章是我對我的智弟的一點「心意」，也算是他的短短生命的一頁記載。

我的學業已接近尾聲，快要正式寫博士論文了。科學研究畢竟是full-time的事業，沖涼走路吃飯睡覺時都得想着試驗試驗試驗……。那是我自己的「煩惱」，不知道為何會寫下來煩您？我如有精力有時間的話，會繼續寫些稿，也會把稿寄給「親愛的蕉風」的。

祝編安

廣邦上

13·11·78

●編：廣邦就是朱牛人，正在澳洲留學

欣賞「稿約」的幾句

××：

『蕉風』辦得很好，內容和編排都很有個性。就內容而言，有些我喜歡，有些不喜歡——如果這也算是意見；總之，蕉風是一本好刊物，我尤欣賞稿約的幾句。

『羅盤』第三期脫期，五月初始出版。到時定寄上，請你賜教。
順頌平安。

何福仁（方沙）

一九七七年五月一日

●編：何福仁是香港詩人，『羅盤』詩刊編輯。我們曾刊載過他的『香港現階級現代詩概況』（七七年六月號）

可向歷史交卷的作品奇少

XX：

我想我上封信中「大馬文壇遠景美好」之話純是我個人理想主義式的浪漫言談，如今想起當初自己祇就寫作及閱讀風氣所談過上述天真摯語。不由慚意萬分！

現今之文壇滿佈畸形怪狀，在這裏，「寫作者」所指之「關係」及「勢力」常令人深感彼等豈祇「寫作者」咁簡單！也因此，我們看到的可向歷史交卷的作品奇少，而無聊的頌揚「文章」、座談會及「文藝專題（？）」演講卻一而再地「熱烈」展開。我一直都認為：如上之怪現象一日不消除，文壇前景實不容樂觀。

休山樓（十月廿四日）

- 編：無論如何，山樓，你說得好：「在背景全黑以前，堅持到底的意識行為是一種永恆的光亮！」我們無須絕望。

老調重彈

XX兄：

寄上『致老爺子書』，這是一篇書翰體的論文，投給蕉風月刊。寫這篇論文的靈感源自十月下旬的三族寫作人座談會，會上有人把文學表現分為二支：一是「為人生而藝術」，一是「為藝術而藝術」。這種分類法近乎無聊，三十年代曾為這問題論戰過，夏志清教授認為「滑稽」。現在看到有人在一九七八年的今天，仍然拿出來當作新調來彈，心裏實在有氣，『致老爺子書』便是這樣寫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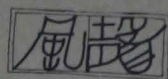
匆此

並祝編安

溫任平

七八年十一月廿九日

- 編：溫任平說，因為意猶未足，他會給蕉風多寫一兩篇這種書翰體隨筆。



●馬來西亞華人文化協會為促進大馬華人的文學活動以及提高文學素質，定於十二月十六、十七日假吉隆坡聯邦酒店舉行「文學研討會」，主題是「通過文學，發展文化」。受邀參加研討會的代表與所提呈論文如下：

- (一)新加坡作家協會代表：杜紅——『以新、馬為例，論文化發展與社會的關係』
- (二)新加坡寫作人協會代表：王潤華——『新加坡當前文學概況及未來之發展』
- (三)南馬文藝研究會代表：張發——『華人社會與馬華文學』
- (四)華人文化協會代表：周福泰——『馬來文學的過去，現在和未來』
- (五)天狼星詩社代表：溫任平——『現代文學的意義與未來發展：一個史的回顧與前瞻』
- (六)戲劇研究會代表：姚天平——『馬來西亞的劇本和劇運』
- (七)犀牛出版社代表：賴順裕——『一個出版社的奮鬥經過』
- (八)大馬華人文藝協會籌委會代表：陳征雁——『現實主義的傳統地位和未來發展』
- (九)泰來出版社代表：邱名峴、莊延波——『如何推廣兒童文學』

這項研討會由該協會署理會長鄭良樹主持，氏並將於最後一場研討會結束時，總結研討會的成果，作為馬華文學今後活動的方針。

●●麥秀散文集『黃昏雨』，由臺灣國家出版社出版，收入散文六十八篇。李有成在序中說：「基本上，麥秀是位小說家；他的散文，我認為，是小說家的散文。一般而言，小說家長於描寫，長於敘述，麥秀的散文多半也是以這兩者取勝。」本書每冊連郵馬幣四元正。

郵購處：Teh Boon Chooi, 317, Tanjong Tokong, Penang, Malaysia.

蕉風 310期 . 1278 . 12月3

- 文學評論在馬華文學類型中，與戲劇一樣，同為歉收的一環。梁紀元在寫散文之餘，兼寫文學評論，並以一篇評論作品獲得文學獎。相信他這次得獎，對他本身的評論工作與其他有志於文學評論的作者，都有勉勵的作用。本期由張瑞星訪問了梁紀元，讓讀者聽聽他對文學評論與文學獎的感想與見解。
- 近年來詩壇寂寞多了，寂寞，不是說沒有人寫詩讀詩，而是指寫好詩的詩人太少了。雖然許多開始踏入「文藝之門」的新秀，都喜歡從寫詩出發，也許他們認為詩較「容易」寫罷；殊不知寫詩要寫到能應用文字自如來表情達思，實在不是朝夕之事。在近乎「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的詩壇中，誠如梅淑貞在她的專欄中指出的：「沙禽的出現是令人驚喜的。」沙禽的詩，面目音色均美妙動人，且有大將之風。我們希望他離開編務繁冗的蕉風後，有更多時間寫出更好的作品來。
- 本刊編輯人悄凌亦已於上月中離開蕉風的編輯陣容。她與沙禽不編蕉風，是我們要引以為憾的。
- 聖誕節即將來臨，我們謹在這裏恭祝讀者、作者與蕉風的朋友聖誕快樂。

□ 編輯室



- 梅淑貞的『簡體字』是她繼『繁體字』、『毛筆字』後的另一篇「文字吟」，乃言之有物，意義深長的佳篇，編者自無須贅言。
-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來倡行簡體字與改革漢字的呼聲，有若楚歌四面不絕於耳，文化之流傳與歷史傳統的延續，文字實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今人僉認為繁體字乃至漢字太累贅了，字劃繁雜，書寫學習均不便，我們無意在這裏為繁體字辯護，但相信把繁體字視為落伍與不切實的見解，實有三思與反省的必要。
- 毅氏評析陶淵明詩的角度與認識都十分獨新。這期我們從資料中找出他原刊『明報月刊』的舊作『陶詩「形影神」與佛氏心理分析』一文，特予轉載；讀者可對照上期本刊的『形影神詩組補談』一起參閱。另外，我們也同時刊出他的新作『陶詩「停雲」的情意分析』，本文論釋了陶淵明的另一組詩。蕉風會繼續刊出毅民一系列論釋陶詩的文字，也歡迎其他作者投來有關古典文學的論述文章。
- 蕉風文叢已停頓好一段時間沒出版新書了。我們計劃在明年初陸續推出一系列的蕉風文叢。小黑的小說集『黑』便是這套文叢的其中一本。本期先刊出小黑的序文。這本書與其他的文叢一俟編印完成，我們便會刊出預約與郵購詳情。

蕉風訂閱單

☐ 不要猶豫

☐ 現在就成為『蕉風』的長期訂戶！

☐ 蕉風長期訂閱價格為半年六期六元、全年十二期十二元，包括郵費在內。

（馬來西亞、新加坡以外的訂閱者郵費另計。）

☐ 訂閱者請將訂費換成郵政滙票 (Postal/Money Order)，連同下列表格寄交：

Syarikat Edcoms,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姓名 (中英文)	
地址 (英文)	
訂閱期數	期起至期止
訂費	\$
備註	

我們的原則是辦一份開放的、踏實的、有獨特風格的、有水準的文藝刊物。我們希望作者寄來的作品是：

態度要誠懇的，不要虛假的；
表現要創新的，不要模倣的；
內容要紮實的，不要浮淺的；
文責由作者自負，版權由我們與作者共有。

並請作者注意幾點：

來稿請付真實中英姓名、地址，以便我們寄發稿費；

除非特別聲明及附來回郵信封，來稿無論刊用與否，皆不退回；

譯稿請附原來文字，並註明出處；

稿費在刊出後一個月內發出。

蕉風月刊 310期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號

KDN 0119/78 BULANAN CHAO FOON \$1.00 senaskah

Diterbitkan oleh: Bulanan Cha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Disunting oleh: Bahagian Penyunting, Bulanan Cha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Dicetak oleh: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Ajen Penjual: Union Book Co. Ltd., No. 303,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Tal: 323733

Malaya Book Co., No. 22-24, Jalan Bukit Bintang, Kuala Lumpur. Tal: 425764